

明宗大王實錄

第七之八



19426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輓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七

三年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戊寅朔

己卯刑曹判書鄭士龍啓曰小臣除授本職于今三載久於重地不能處決人多怨疾故至投匿名書於街路此非徒有累於臣之一身亦虧損國體反覆思之不可冒處請遞傳曰自古刑官豈無訟者之歸咎乎因匿名書遞免則不無後弊尤不可以此辭之三啓不免

史臣曰有人舉其名為匿名書繫矢以射之士龍有未安之意來辭夫匿名書父子之間亦不得相傳見而燒之可也何敢舉其言以啓乎士龍掌司寇之任獄以賄免訟以賂勝人孰不鄙之不思其致怨之由而強顏來辭可謂無耻者也庚辰傳于政院曰聞坡山府院君尹之墳墓正朝往祭之人逢打而來招問之則於墳墓前追逐而打曰此非終為府院君之墓乃為尹書房之墓此言必有深意極為駭愕祭監鄭元宗及祭物掌來之吏令禁府拿鞫痛治交河縣監不能檢舉令其道監

司推考可也仍傳曰予即位以來國家多事又值凶歉坡山府院君墳墓一不別祭而今者又有如此之變豈不驚動神靈乎其遣承旨別祭可也

史臣曰元宗交河縣品官也國舅坡山府院君尹之任墓在於交河自內致祭元宗以祭監進去其不能精備祭物則容或有之多設不可道之言則決不可為也是時內需下人橫恣少有不懽輒構無形之言以聞于上如其有罪命本道治之猶可也至於拿鞫于禁府則過矣

辛巳 上御晝講○賑恤使啓曰都城士族皆已飢困請給米賑恤傳曰如啓

壬午 上御朝講持平南宮忱曰小臣歲前以覲親往還于全羅道忱之父翼為同福縣監湖南一道本以富饒之地近來凶荒連仍民

生困瘁極矣去年水災振古所無野無收穫故民不經初秋流離散亡殆無安接守令必須收糶然後以為種子救荒之資故或有循例而收之者或有督迫而徵之者百姓盡賣財艱難償

之益無以自存永爲失業之民今春種子則大槩以已收之穀
猶可給之至於賑救則其將何爲縣花亦不結實未備禦冬之
衣凍餒生病轉相漸洙而死者亦不知其幾許也賑救之策誠
不可少緩○傳曰農前政應適守令以法司既啓已命勿適但
不爲定限若至箇滿而農務方殷時適之則尤爲有弊限秋成
事前亦多有收議之事其召大臣議之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
李苞右議政鄭順朋兵曹判書尚震戶曹判書鄭世虎吏曹判
書金光準啓曰農前應適守令限定事若六月則農事實不實
可知六月適之農前春分前日數計之箇滿者適救荒急處勿
適救荒雖急京畿則可適捕盜守令不無其功云則不得不蒙賞
若資窮者則賞加似重論以之次之賞適時陞品何如咸興官
進上都會事依監司書狀爲之印冊事時方減省待後年印之
爲當各道文臣守令分授列邑教誨事文官有數勢不得施之
全羅道貢稅牙山倉移納事南道漕轉赫但其來已久亦學操
舟之術今不可輕改量田事守令與隣邑守令相參爲之後各

別遣京官審察之事戶曹為事目為當漕舩致敗處徵穀事起
時不得拯出故雖或拯出四五月之間日候甚熱一二日之間
腐不可食分徵水邊居民雖似曖昧然國穀若以此不徵則甚
為虛踈致敗之時不多依前徵之無妨良才樂生迎曙下三道
驛子入居事本驛之人勢不可支故初以為之且依接處作舍
以給事年年隨作隨撤不可為之蘇復之策在於察訪皆不可
施軍額日減事朝廷時方憂慮冒屬忠贊衛及向化多在時方
推刷欲充其額他無可措之事如此而不得充額然後更為議
處軍籍事非如量田之例若推刷於此則便移於他處勢不可
輕易為之守令歲抄分明則雖不別為軍籍可也步兵價事益
稅布各邑所存者少而步兵之數則多不可施之七站事法立
不以水鐵匠有田地土著者充定監司更加推刷定之今不可
以此輕改也三公又啓曰兩界守令 祖宗朝只給衙祿申允
武為兵曹判書時始付軍職軍職有數故守門將者晝夜勤苦
守直而不得付祿者三十餘人請依 祖宗朝兩界守令勿給

祿只給衙祿忠贊衛適兒只五六故或有終身不得受祿者或有得受於十年之外者請減省何如答曰一依議得為之忠贊衛適兒永減未便限凶年權減可也○上御夕講○夜流星出大角星入天市東垣狀如鉞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癸未

上御朝講○高嶺僉使金雨興海郡守洪應世拜辭

上引見傳于金雨曰今年凶荒太甚民生困悴凡法外事一切不為防備諸事撫恤軍卒另加盡心傳于應世曰今者凶荒太甚民生飢困當以救荒為先務○刑曹啓曰唐人朴瓢老賣持物貨到鐵山地吳潤家被捉囚禁於本郡唐人推鞠非他推鞠之例請議于大臣京商人呂興唐人交通往來又朴瓢老供招云本國人呂興交通往來因鎖項拘留于唐人閔傑家亦問于大臣以處何如傳曰議于大臣三公回啓曰此事前已議定之事若唐人的實則移咨交割于遼東呂興拘留事亦可移咨問之傳曰知道○上御夕講

甲申

上御朝夕講○傳于政院曰近來內官不解文字故不

能其任勤誨內官事招教官言之

乙酉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前年凶荒非徒禾穀不

實木花無種蠶種亦絕農桑之事兩失衣食之源俱竭生民之

困窮可知且癘疫之發在京城尤熾國家之賑恤誠非偶然而字

收者厚於自奉薄於恤民國家已委監司而糾察之亦當遣侍

從臺諫出入之人減其騶從出入閭巷脫有守令不謹於救荒

則拔其尤甚者而直啓罷黜未為不可迎送之弊不足計也別

加留念焉且政院常時日下之酒一日五瓶而又引用無厭一

朔之用至二三百瓶一年之內多至千餘瓶猥濫莫甚國物自

有恒數而濫用如是政院近密之地而尚且如此况四方千里之

外守令之糜費酒食何可勝數如此荒歲百姓不給朝夕

之命而守令之宴樂猶舊可乎禁酒之事下諭外方向如又曰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今之民不得一時之食草食亦至於絕

矣父子兄弟流離者相續愚臣念此寢不安席書曰民非后罔

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又曰民惟邦本又曰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在 上所當惕念者也○上御夕講○傳曰前者坑
之永葬以歲前冰凍故不得為之今已開春土地用軍之事一
依前承傳畢役於農前之意招監役官言之○上御夜對○日
暈

丙戌日暈戴

丁亥以趙彥秀為嘉善大夫戶曹參判陳復昌為通政大夫弘

文館副提學

皆出於內批

韓崱為承政院都承旨蔡世英為左承旨周

世鵬為右承旨沈通源為左副承旨鄭彥愨為右副承旨元繼

儉為同副承旨柳堪為吏曹正郎李瑛為司憲府持平鄭惟吉

為弘文館副校理尹潔為副修撰

戊子 上御輪對○傳于政院曰各道失農尤甚各官無遺書

啓○諫院啓曰近來頗有摘奸之命此雖欲矯解弛之弊下侵

有司之事已失大體况今 光陵摘奸時并及楊州楊剛乃外

邑欲知不法別遣御史可也而遣內官非但煩瑣竊恐大妨

聖政光州牧使趙安國不治官事耽淫遊宴使百姓困弊不可

一日臨民請罷職以懲其餘答曰摘姦之事自古有之即位以來近處各陵皆摘姦矣而光陵則獨不為且方救荒之時而揚州不遠故並令往觀也趙安國以所啓見之則雖罷不足惜也若構成傳播之事不無後弊罷職似過遽差可也○夜有雲如氣長三丈許白色始橫於天未漸移天中而滅

己丑獻納鄭宗榮來自平安道書啓曰臣歲前發自昌洲江邊軍民饑餓倍前草食尚不能備而餓殍相望賑救之事措置無遺衆多之民豈能通濟乎西方之事至為寒心黃海一路所見亦慘民或棄其子于溝壑或繫其女于樹木子母天屬之親今至此極豈不哀惻乎

是時饑甚京中士族亦有母女俱斃者

庚寅傳曰北道饑荒兵使啓請漕運而該曹以本道所儲賑救為便云議大臣以啓又以鄭宗榮啓辭示于三公曰甲辰年以來天變水災無歲無之民將轉死溝壑而今見此啓由于薄德致此慘酷急遣京官差委賑救何如三公議啓曰北道凶荒軍民飢餓而官無儲穀賑救無策所當轉輸南方之穀及時救之

但移粟救民責在監司豈恬然無計坐視其死而莫之救乎今者江原嶺東亦甚凶荒欲救北方而先貽轉移之弊若以兵使啓意更問監司監司之意亦如是然後決意行之何如今見鄭宗榮書啓之辭至為寒心但闔道飢荒餓殍相望而不及時馳啓監司之責也當下諭監司令備細啓聞後發遣京官未晚也傳曰以兵使意更問監司救荒敬差官今月內發遣○憲府啓曰丹陽郡守李滉曾以侍從被召上來雖以病辭適不宜遽即補外况素有才華方在賜暇之選尤不合米鹽之任留置京師以備顧問亦於新政不為無益若曰當生民飢困之時雖時任臺諫侍從之人可以差遣而救之雖補於外苟有用處猶當召用不須適之○全羅道玉果等六官天動光陽縣晴天雷動聲如山崩人皆驚駭

辛卯憲府啓曰今欲救荒命遣敬差官豈但因循古事實是動恤惻怛之善意然前者雖遣京官許多列邑材落僻遠之處多不能親到為守令者欲免譴責潛將食鹽東西轉移以備點考

過境之後轉皆還收民有就食他材者則恐為敬差官所見即
撤其家平治基址若非人居然還集者亦無所依故民皆曰敬
差官非救民乃病民也况荒饑之極驛吏尤甚一經送迎僵屍
相望當此之時使命之行益不可煩多也敬差官之往雖令簡
約而從人伴倘所騎人馬將不下十餘以是傳食列邑其一日
支供所費足活飢民數十各道救荒之責專委監司別加措置
詳計留穀之數審知飢困之民趁時賑救使得全活又令都事
簡其趨從雖窮村僻巷無不入如有餓殍流離者一一啓罷
守令則雖不別遣敬差官民蒙實惠弊亦可祛請勿遣以除騷
擾之弊荅曰往來之弊豈不計之但近來慢習已成京中尚不
奉行况千里之外乎今方民生飢死之時當速送京官出入窮
村僻巷則將死赤子豈不蒙惠不須改之○以宋純為開城府
留守慶渾為弘文館直提學成世章為議政府舍人○日暈○
望月影測侯簡儀臺大圭表影長二丈九尺七寸小圭表影長
五尺八寸五分半

壬辰舍人成世章以三公意啓曰歲前因災變避正殿至為未
安況明日儒生殿講時宗宰入侍處甚窄請速復御正殿救荒
敬差官黃海道則以鄭宗榮所啓見之亦甚駭愕不可不遣咸
鏡道南北距遠監司不能遍救亦不可不遣若他道則監司處
問其便否然後發送亦未晚也答曰歲律雖換日月不久遇此
大災豈可以為尋常而遽復正殿乎講儒可於答下為之敬差
官事前年凶荒八道皆然而平安慶尚道尤甚侍從臺諫之人代
予耳目出入窮村僻巷而賑救則饑民當蒙實惠然依所啓可
也○日暈兩珥冠

癸巳漢城府書啓五部癘疫物故之數傳曰宜於各坊別定醫
巫使之救療○上御思政殿筵下親講試儒生生員韓洪等十四人

入格則紙筆有差○舍人成世章以三公意啓請復正殿禮曹判

書尹元衡以禮官之長久不出仕以其元老之請命出仕答

曰歲律雖換尚不過數三朔遇此大災豈可遽復正殿乎元衡

事如啓○日暈兩珥冠

甲午傳曰郭元宗所言極為凶惡意其當照亂言律而以詐不
以實照之此律似不合矣禁府堂上啓曰郭元宗事反覆商議
無合當之律所謂亂言指斥乘輿之謂也此則斥指府院君而
不及君上故以詐不以實比律照之傳曰常時命以時推照律
則以承傳內辭象照之例也元宗終為尹書房墳之言入於承
傳內國若無事豈有此理元宗承服則至於極罪矣用其次律
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之可也

元宗招內以交河曲鄉座首坡山
府院君墓正朝祭監進去行祭後

墓直入等爭相攫取招色吏金舜佐禁止則族親孫衣袖禁止之
等結縛舜佐而來亂打奴子我執其尹族親衛支孫衣袖禁止之
其所著團領袖端裂破支孫及歐打於墳前矣此墓非終為
府院之墓乃為尹書房之墓事專無云云受刑二次不服

○月暈

兩珥有白雲如氣橫在南天貫斗抵月良以乃滅

乙未弘文館副提學陳復昌拈出論語二十篇中之文條列
上疏 上以御筆答之曰觀此疏意忌誠極切予雖不敏豈不嘉
納乎作為訓戒益篤勸勵仍以貂皮耳掩賜之曰此雖微物欲
令知予意耳其勿謝

史臣曰復昌真難狀小人也上以欺君下以感人今乃假聖

賢之劄以為媚上之計益肆其姦佞之心而上乃不察既作
玉堂之長又賜物以寵之其惑於姦人甚矣

○日暈

丙申傳曰前年各道物膳減除時咸鏡道青魚瓜魚薦新外限
今年全減而今乃封進以此見之凡公事中滯而民不得蒙惠
可知也各官貢物已令戶曹量減矣無乃類此而不減責辦於
飢民乎其令問之且各司遺在之物可以支供一二年者加蠲
減事言于該曹是時凶荒太甚八道皆然餓殍相望賑救無策
每軫宵旰之慮而有是教其恤民之意至矣

戊戌賑恤使閔齊仁啓曰京城申士族家殆半飢餓故時方賑
濟矣閭里間流離之民比來漸多請設東西賑濟場救之且聞
市上米穀甚貴云常平倉請速開給傳曰皆如啓○舍人成世
章以三公意啓曰賑恤敬差官臣等初意欲遣其尤甚處而今
更思之法司所啓果當敬差官雖下去而一道列邑村巷之間
勢不能遍救今更下諭于各道監司使守令各盡其力則雖不

分遣可以救之答曰所啓當矣但各官守令豈能盡賢如其不
賢自上雖隄下諭監司雖令盡力必委諸下吏而不顧下吏豈
救溝壑垂死之民乎黃海咸鏡兩道列邑不多若散差官往救
其尤甚處而監司都事又於散差官未及到之處周遍救之飢
民庶得蘇活以此臺諫累日論啓而不允矣他道則待其回報
而為之

已亥傳曰尹元老別致賻依元弼

元老之兄

例給之○傳曰清原君

韓景祿以一品駙馬今方禁酒之時交結無賴宗親招率娼妓
縱酒恣行不知晝夜辭緣推考清化守昌叔以庶孽宗親交結
位高駙馬率妓飲酒以致景祿奸淫罷職女妓露凝香不畏國
法誘引駙馬晝夜橫行無忌其罪橫行處並令窮推○政院啓
曰尹元老別致賻依元弼例給之事朝已教之元老得罪而死
恐不如元弼之例也其於致賻何如傳曰勉從公論既已罪之
至親之間喪事亦不顧乎依傳教捧承傳○憲府啓曰元老得
罪宗社只命賜死已乖王法當初護喪護送之命亦該物情

今者又命依元弼例別致賻雖曰同是至親有罪之人其可與無罪者一例之乎既刑之旋加恩典國家法令極為顛倒將如一時公論何萬世譏議何請亟收成命答曰至親之人視如他人乎喪需之物不可不給不允久啓依允

庚子以尹元衡為吏曹判書任權為議政府左參贊金光準為右參贊沈連源為禮曹判書李世璋為弘文館典翰尹仁恕為議政府檢詳安軸為司憲府持平

辛丑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亦坐于簾

內承旨元繼儉以清道囚日守李世元推案

右人其父善孫來

招隣人為證故為事發將治

父罪罪絞不待時三覆也

啓訖 慈殿傳曰此人甚無知不

知子為父隱之道此罪何如左相李苞曰徒知有妻而不知有

父當依律

慈殿傳曰依律施行李苞曰世元若知其父之通

奸其妻當棄絕其妻而自退既知之後追挽脫衣故令事發無

知所致書其罪狀諭于本道以曉無知之民何如

慈殿傳曰無

知者不知法故致有如此之事諭諸中外可也李苞曰學問過

時則必有扞格之病經恣動御此其時也速講四書三經經書
既知則天下無不能知之事矣右贊成黃憲曰先讀經書在帝
王學問節次則是矣若問巷之人則間讀史記然後文理易達
巨意以為四書進講時兼進史略則歷代興亡人物邪正亦可
知之李芑曰黃憲所啓臣不以為是也古今治亂亦在於四書
之中不必讀史然後知之史記出於後儒之手皆程子門人多
誦史記程子以為玩物喪志况帝王學問何以史記為哉若潛
心經學道理既通則治亂興亡不難知之問巷之人急於科舉
先讀史記以求速化由此不知是赫者滔滔帝王之學要須先
讀經書以通其理又以教至於中而無他念則史記雖不進講
覽之甚易 慈殿曰朝廷每以學問勸進予意亦以為學問當勤
於小時也但史記之兼進今不可為之左相之意果當其於經
書必專心讀之然後可以施用若通經書則史記在其中○傳曰
今方民生飢困之時誕日方物皆責辦於飢民予不忍來
五月二十二日大及二十五日中宮誕日方物勿令封進事並

諭于各道監司

壬寅 上御朝夕講○諫院啓曰罪人尹元老命別致賻殊失懲惡之義請還收成命駙馬宿娼非朝廷所關而使朝廷治之已為不當又罪之無據強以酒禁之令為教竊恐似涉非正有累聖政者曰 慈殿再三教之亦不畏戢故令朝廷治之元老事不免後累啓依允

癸卯以倭使所進丹木及硯箱賜正二品以上及兩司弘文館承政院各有差仍傳曰此雖微物異國之產故給之○上召對侍讀官尹玉曰慕華館松林茂密城中人屍多棄於其間鄰犬聚食因作山獸若病人及雅兒過去則必成羣而搏食至為駭愕故敢啓○上御夜對以前受論語付標四處下于經筵官使之講究

甲辰 上御朝夕講○日暈

乙巳弘文館副提學陳復昌等上劄曰伏以紀綱者國家之元氣臺諫者人主之耳目元氣不立則無以維持體統耳目不明

則無以開廣聰明故人主之所重者在臺諫臺諫之所先者在

紀綱若或悠悠苟且行呼唱於道路而已其所以自保者善矣

奈紀綱何奈耳目何近來居耳目之官者不盡其職不恤人言

指尹元老事公論豪猾之徒或犯常憲既因而遽釋市人朴貞

已出而觀望不發侍從之論雖逼於已二十五日經筵復昌啓曰外方

禁而即放漠然若無聞長此不已竊恐出入人罪而無擊強殺奸

言則終必送之之風蔑視公議而有任情自是之習末流之弊殆不可勝言不特

此也瘵官廢職之事非一二數指二十六日傳表時兩臣等在

論思之地目覩臺諫之失紀綱之墜不忍緘默焉伏惟 殿下

祭之谷曰耳目之官豈不欲盡其職乎但或有時習而然也劄

辭知悉仍傳曰臺諫被論如此其盡適之○撰集廳又出時政

記于春秋館蓋以考撰武定寶鑑也

丙午以具壽昉為司憲府大司憲柳智善為司諫院大司諫李

鐸為司憲府執義沈逢源為司諫院司諫李英賢為司僕寺副
正李無彊為禮賓寺副正尹仁恕為議政府舍人尹釜宋贊為

司憲府掌令南慶春柳潛為持平姜昱為司諫院獻納許
曄韓智源為正言○日微暈兩珥○平安道平壤居民李仁弼家
雌牛生犢後兩腳下班白前兩腳上脊間又一足倒出上節長
周尺七寸二分下節長六寸三分蹄高二寸一分足距本體一
分無骨柔軟隨行動搖尾如獐尾長四寸作兩歧祥原郡私奴
突表家黑雌牛產一犢一頭兩目三耳腰上一牛之形腰下二
牛之形八足兩尾無毛赤色並是雄犢

二月戊申朔左贊成閔齊仁辭實錄廳堂上宗簿寺提調判義
禁府事命逸實錄廳堂上齊仁仍啓曰賑恤等事自上軫念至
矣小臣欲體上意豈有極乎五部官負親自教送管領等亦
皆親見教之官負雖有盡心者而下人豈盡無汎濫之事乎頃
見傳教慮有飢民不得蒙惠尤為惶恐賑濟場聚食之人只五
十餘人城中飢餓之人豈止此乎其不就食未知其所以然且
聞黃海道流民死者甚多臣移文于本道監司時不回報矣兩
界雖曰失農臣曾見之軍糧積儲有餘故他日軍糧雖不可不

計亦足以救目前之急黃海道則本無儲穀流移之民將何以
救之臣意若速移轉京穀則庶可救活而軍資三監之穀元數
五十餘萬碩歲月已久豈無腐朽虧欠之數乎以此移轉根本
虛竭誠非經遠之謀然目前之事方急而更無他條豈計後用
而不救乎傳曰前年凶荒近古所無每聞飢民顛死溝壑輒增
痛惻今卿詳啓救荒之策至為可嘉移轉事後日大臣詣闕時
卿亦入來與戶曹議定○上召對○憲府啓曰近來朝廷紀綱
板蕩士習頹靡國勢奄奄如衰病之人莫舉四支將至於不可
救有識之士孰不寒心為臺諫者盡心竭力知無不言上體
聖上委重之意下振朝廷頹廢之習此其時也頃者尹元老事
公論之發已久兩司觀望畏愒遍探人意遲回不啓聞弘文館
一會然後不得已論啓以塞其責其苟且不職甚矣拜表親傳
乃大禮也而兩司各一負隨班餘皆托故不進非徒不得糾察
百官埋沒國體一至於此其怠緩無忌極矣商賈之類如有專
利害民奸淫縱恣者則所當窮詰其狀使有罪不得免無罪不

橫罹可也而既囚其人不問旋放多致外人以賄賂盡釋之譏
忝辱臺諫之體莫此為甚糾正臺官之責亦在諫院而矇矓不察
噤嘿不言所失亦重前臺諫等請並罷大司諫柳智善素無物
望不合諫官之長持平南慶春人物不合臺官請並遞諫院啓
曰前臺諫等循私廢法使紀綱墜地公論不行益長偷靡之習
所關甚重予可不懲請並罷職荅府曰前臺諫雖有所失既已
論遞罷職似過不允柳智善南慶春皆如啓荅院曰前臺諫事
與荅府同

己酉 上御朝夕講○庚戌 上御朝講○刑曹啓曰前以景福宮
窓戶偷取事在京軍士已推者五百二十二名依律當刺盜官
物三字而下番不及推者四千餘名此人等若皆推問而刺字則
刺字者甚衆敢稟傳曰在京已推者照律○上召對○以陳復
昌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冀為弘文館副提學鄭浚為司憲府持平
史臣曰復昌大奸人也鄭浚復昌之徒也皆諂附權姦隨其
頤指為瓜牙鷹犬搏擊善類而並置諸言論之地國事可嘆

○日暈

辛亥 上御朝講 ○傳曰林百齡家去夜失火使人問之則財

物燒盡夫人脫身僅避云安有如此驚愕之事乎失火根因細

問以啓且令兵曹定軍使除灰燼搜出財物仍命給米豆及釜

鼎雜物時百齡家失火 上聞而大驚不惟米布凡日用器皿

並令造給可謂優待勳臣也 國家之待百齡則至矣百

齡其不負於國家乎 ○上御夕講侍讀官鄭惟吉曰前坡州牧使鳳世 適

還時邑民截路掠其行裝曰民將飢死不給賑貲偷此官物輸

歸何憂乎安有若此駭愕之事下人犯上漸不可長坡州畿甸

之內王化所先而尚有薄惡之風而况遐陬乎

史臣曰守令之侵虐百姓宰相之誅求列邑莫此時為甚故

民之頑暴者奪其馱載於路曰民多餓死而載此何往如是

者比比人心風俗此可知也

○全羅道潭陽靈光地震

壬子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洪暹曰自 上冲年即位以學問

為急勤御經筵孰不為喜但無論難質問之時人莫不以此為

悶焉 聖學雖已高明而必反之於心曰吾學無乃有不審處乎經席之上頻頻講論則無君臣阻隔之弊有情意交孚之美且近來內擲奸之事頻數倍前自 上慮其祭享之物下人視為尋常而察之當矣四山及諸處在在摘奸恐傷於王政之大體也○上御夕講侍讀官鄭惟吉曰文武之於國家誠不可偏廢武人雖得其科名苟無薦拔之人白首沈滯老死於權知者多有之今之武官若無父兄之勢則必捧書簡而為設身之路如其不然雖有干城之才卒老於草萊若不養之於平日則其於急難之時恐未及也○上御夜對 上先以質問之處付標雍也子下罕篇于經筵廳使之考閱而入 上問曰危邦不入不入則是矣已入其國委質為臣則亦可去乎侍講官洪曇曰此聖人教人之言若已委質則何以如此乎檢討官尹潔曰此以其初不入時而言故曰見危授命則無可去之義 上問曰性與天道之意欲聞其詳洪曇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聖人之教人因其可學者而教之故子貢最晚得聞焉尹潔

曰性與天道淺學之所不能知也此理未著於事謂之天道天理本體自此而發謂之性上問曰行有不掩之意欲聞其詳洪晏曰孔子與門弟子各言其志而他人皆規規於事為之未點也則宵中與天地同流所得之樂有堯舜氣象而行則不掩此所以為狂也尹縈曰點也聞人之死取瑟而歌此行有不掩之處

癸丑日暈

乙卯傳曰聞城外多有棄屍令五部掩埋○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我國土地狹阨京城四山之底浸占者多至撤家此惑於風水之說而然也且畿甸則貢賦徭役倍於外方又多陵寢火巢之內一皆陳荒餘土幾何先王陵寢今不可論也後日如有卜陵之事擇用舊陵之內則庶除民弊矣開城府五百年作都之地陵寢似多而只用一山至今名之曰陵洞中原之地丘陵不多豈擇其青龍白虎乎大抵禍福不由於此但擇其殘風向陽之地風水之說不可惑也特進官金益壽曰近來

災變疊出日變尤為非常古人有言曰災不虛生必有其應人
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頃者臣為忠清監司見以盜賊被囚者
或出於誣告死於杖下者頗多豈無冤枉之事乎民之飢困方
甚父子兄弟不能相保終罹罪辜之網災變之致慮或由此也
且臣聞之罪人田地推刷屬公時有或同戶而見奪者蓋常時
百姓之有田地者例付勢家同戶載錄欲其役歇也今於屬公
一切不分雖有文券守令劫於國法不為辨正京中宰相既已
折受窮村愚民豈能訴憫於九重乎民之資生在於田土而奪
盡無遺豈無冤抑乎是時人心巧詐民有田土欲免徭役并錄
於勢戶者十常八九自己巳以後被罪人財產連續沒官民田
并錄者雖有世傳文券分授功臣故民之失業者不知其幾而
間有邑宰分辨還主則竟置於法人莫敢言○分遣左通禮朴
忠元于慶尚右道內資寺正白仁英于平安道兵曹正郎李士
弼于咸鏡道弘文館副修撰李戡于慶尚左道 上引見仍教之
曰民生因極憫惻可言外方守令其於路傍則雖若措置窮村

深谷人所不見慶專不用意民皆餓死宜皆出入見之騶從務從簡約

丙辰 上御朝夕講○賑恤使閔齊仁啓曰黃海道以京穀二

萬碩輸轉事已啓矣然二萬碩似過請輸四千碩以賑之傳曰

可○以陳復昌為兼春秋館修撰官撰集廳堂上故兼下沈守慶為司諫

院正言柳涉為弘文館修撰○日暈全羅道礪山等四官地震

丁巳諫院啓曰 文昭延恩兩殿親祭同日行之而陪祭百官

則特令分班豈有君上勞動而臣下便逸者乎其於臣子之情

有所未安祭享之禮亦甚苟簡請勿分班弘文館修撰柳涉素

無物望不合侍從輔養之地請逆權撥之罪大關 宗社非他

竄謫之比而其子司贍寺直長權東輔迄保官爵物情未便請

罷答曰百官分班事自 先朝亦有其議不須改之柳涉事試

可則可知賢否不可適之權東輔微官也且非身犯之罪不允後

累啓後允

戊午全羅道錦山等十二官地震

已未 上親祭于 文昭延恩殿○命遣承文院判校閔荃于

忠清道弘文館典翰李世璋于黃海道內贍寺正吳祥于江原

道兵曹正郎趙光玉于全羅道察救荒之能否○領議政尹仁鏡

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右贊成黃憲吏曹判書尹元衡漢

城府判尹崔演大司諫陳復昌以王撰集左承旨蔡世英右副承

旨鄭彥慤會賓廳以乙巳丙午年時政記若干條抄書一封已

八月二十三日白仁傑論密旨之非答曰禍迫於宗社不得

已為各旨而與朝廷議定也此意當與朝廷更議處之註曰

禁府竄逐之事勿為驚愕毋妻位止不聽○乙巳八月二十

日尹思翼曰危疑之際不無虛偽之事有如此人書本牌投

者有之註曰前在 中宗朝有以木牌投于東宮者時以爲奸

人所為思翼蓋指此大王大妃曰尹思翼也多有不肯之辭

甚賤惡之使是非混淆矣尹註曰尹思翼也多有不肯之辭

言不無奸人投之如是言之以為不須母后臨朝如周公負時

諫侍從年以不更事者或以為不須母后臨朝如周公負時

王可也非別有邪心倉卒之際事且未定而然也豈有異心乎

註曰彥迪前既啟以 王王大妃之不知也此又言以年以之無他

心反覆啓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引見言託俱退復位

以次出註曰是日也 上終始不言其平曰向之上誠與夫不

深且重矣不可不罪之意彥弼等以其固寵其言之也猶恐

知任等所為之狀爭自陳訴以冀免禍而固寵其言之也猶恐

不交此未了而彼已發口之訥者數為利者奪矣定罪人疑

以其自議無所事於言而大意與磁同也磁數以定罪人疑

之言贊之百齡明已之管救猶不害為義士而其言則亦若救

之者也○尹任柳灌柳仁淑賜死李霖極邊安置權擄遠本職

註曰任等賜死教下李彥迪丁玉亨尹既閔齊仁羅世績等五

六人顏色慘然餘盡宣笑無異平日或有得色者有之嗚呼任

等之罪可誅大行在殯同當此之時雖罪其非似不幸之甚耶

古人泣辜且日哀矜而勿喜當此之時雖罪其非似不幸之甚耶

○乙巳九月望前德應招下註曰以批與刃雖無有異然其杖

殞不猶愈於極刑之慘乎而乃欲免於杖也耶此其意非杖則

無死矣其言也慘其志也哀觀聽者莫不掩淚○權擄見德憲

供擄與仁淑言當撲殺元老於政府之語故來啟○權擄中有成世

昌乃臣友也下註曰權擄之直於此可見豈反面飾辭者所能然

乎○許磁啟權擄適院相下註曰二相亦此機也知事亦此機

也豈以位不同而機亦變乎機苟可矣知事之位實惡之乎非知

事而不可者也豈以位言乎哉此雖言之以事之機猶賢乎非知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上好鹿肉尤好鹿尾外方進上或有不得生鹿者有以生獐代進者上謂近侍曰十首生獐安能當生鹿一首又於今六月

及銀口魚等物或多從外方而至承旨承旨等承意圖之生鮒魚方宅憂而年幼故如此入啓曰臣等以武定寶鑑撰集事取乙巳年八月

時政記披考則罪人招辭略而不書逆賊供下多書不祥之言

臣等見之不勝驚愕逆賊情狀甚為昭昭而不以逆賊書之史

筆當直書垂示萬世而此則皆以不實書之不可以此傳信後

世請推考後從實改正其他不實之事亦或有之而非如此大

關之事故不為書啓且丙午年自上好鹿尾等事史臣書人

君過舉宜矣而此則不實之事若此已甚書之故並啓之答曰

情狀之慘酷莫若今時之逆賊而何以人心不定是非不明乎

今又有如此驚駭之事以逆賊為是朝廷為非以此傳示後世

則何有若此事乎各日所書細推其人闕庭推問後從實改正其

他不實事亦並書落後改之鹿尾事安有如此事乎若以為吾

君則豈以不明之事如此書之乎必有異心並推可也三公等

回啓曰當時所聞則乃史官安名世所書也若先推此人而又考

日月則各人亦書從可知矣義禁府堂上判府事閔齊仁知事

及兩司長官大司憲具壽冊諫陳復昌當牌招且幾人參鞫乎答曰皆

如落參鞫則今來宰相同參可也黃憲尹元衡崔演啓曰常時

闕庭推鞫自有其例三公外他人不得入參臣等以撰集廳堂

上見大事不得已來啓矣今特令參鞫心甚未安三公啓曰黃

憲等以參鞫為未安若他宰相則果為未安以撰集廳堂上既

已來到且詳知首尾雖無上教臣等已欲啓之使之參鞫矣

答曰啓意知道傳于黃憲等曰闕庭推鞫雖有前例卿等皆撰

集廳堂上詳知首尾勿以為未安參鞫可也○推官等令史官

及撰集廳郎廳往撰集廳取時政記六卷乙巳八月望前

丙午九月望前一卷以來推官會勤政殿東古書筵廳以丙午九月時政

記示其一時史官曰此即鹿臺事誰所書也對曰見其書迹疑是孫

弘績筆畫也然未知其必然也推官令史官出日記丙午九月望前一卷

乙巳八月望前一于春秋館以考之無其事即鹿臺事又考房上日

記則孫弘績為上番時所書無疑於是並拿來兩人被拿來而

推官致前問之皆服自書安名世供云逆賊尹任情狀古今叛
臣之中尤為兇惡李德應招辭歷歷無疑而時政記中李德應
招下書曰以挺與刃雖無有異然其杖殞不猶愈於極刑之慘
乎而乃欲免於杖耶此其意非杖則無死矣乎其言也慘其志
也哀觀聽者莫不掩淚又於德應刑訊之下書曰德應之供既
書推官多不欲刑訊李芑許磁強之又於德應遲晚取招之下
書曰德應無一言著署而退蓋是時意以為猶有生道不知至
於極刑故至禁府取決案時始大驚云此等填註情由小臣甲
辰年僥倖登第時年二十七以新進愚妄之人是年十二月承
文院揀擇乙巳年八月翰林除授出身僅十餘朔擢拜清要
上息罔極無一毫一髮邪心日夜圖報涓埃之萬一况小臣一
不見尹任之面乙巳年四五月間慕華館拜表查對時始望見
而已李德應則生長歲義洞小臣則生長明禮坊南北懸絕但
聞李德應文名未曾識面癸卯年間月不記小臣讀書事往三
角山僧伽寺則德應亦與其同生等前三四月先歸讀書小臣

僅識面目小臣上歸第三日德應亦撤榻下來交情專不相親其後館學場中相逢則不過展揖而已適於甲辰年雖為同幸登第德應氣運有餘恢諧驕傲小臣則氣性踈拙常時待人言語不能快出於口與彼氣度不相合故德應每以殘亡目之專不許與小臣亦在前聞知德應心術則尹任作婿時欲試其能文得策問題二首招德應令製之德應坐任家終日而成篇任送弘文館課次一則三上一則三中二篇俱入格任以為才即定婚此一事固非士君子所忍為之事心常薄其為人小臣亦不欲納交相從故德應新息時行齊馬首于其家小臣與同年一度往來而德應則不曾到小臣之門德應承文院免新前翰林秘薦免新後即除翰林小臣時在承文院閑忙異路相見稀罕至八月小臣翰林除授則尹任事發之後德應已呈病不仕小臣與德應交分止此尹任德應處有情萬萬無理而當此事發之時非徒小臣愚妄無識不知東西任等反逆情狀至於朝廷宰執亦容有所不知况小臣安敢測其端倪乎小臣妄意若有

聞見則書之若有心志則書之以待後日之議定則後日當自有取舍者聞見及心志不敢不書聊以塞責以今日見之則其中書辭在小臣亦多驚駭况不以其時其情揆之則下問中若干條如此疑之亦固其宜然小臣其時愚妄無識不知事實無情不書別無他心德應招辭下所書情由則德應供招前則誠不知其情狀已供招後逆狀昭昭至與各人招辭如合符節無復他餘疑慮而德應輸保逆狀後歷陳平日以窮迫之故不得已寄托任家任之待其身殊薄平生艱苦之狀以悲辭哀語歷歷懇訴至曰小臣之至此飢寒誤之又曰如此而猶命杖則死外何言逆狀納招後陳情之言無非姑息免杖之計而不自知其參與逆謀其罪滔天已無所逃故小臣之意實愚其情狀標其免杖之計而以致譏刺所謂欲免杖者只譏其陳情欲免杖等語而已安敢以輸服逆狀之言亦為免杖而發乎且其掩淚之語則其惡雖可憐其辭則實為悲切在傍觀聽者雖他人或有愴然者而若德應為注書時所率政院使令輩無不掩淚此則

小臣目覩之事故著實記之也非敢以德應為曖昧而掩淚也
第二條德應刑訊下所書小臣愚意以為史官之職非徒記傳
教啓辭而已一時所見辭色亦必隨所見書之可也而當其時
見他餘推官則相顧無言其色若不欲必杖者而左上見與許磁則
言不可不杖云故所以書強之也第三條招下所書情由則小
臣當其時既見德應無一言著署而厥後聞其決案大驚之語
故所以書著署時意以為猶有生道而至決案時始大驚云而
臣意此亦愚其德應罪惡如彼而不自覺其當誅之甚也羅湜
成子澤郭均之招辭漏略而不書他罪人招辭亦多不書情由
慶會南門推鞫罪人之際史官不在推鞫廳例退避于差備門
前板墻後及其盡書招辭入啓之時承傳色下來後得見之忙
迫之間不及詳記略其歇處只於其關重之語書之其漏略而
不書勢不得詳也禁府所推罪人則刑房承旨往來推鞫以委官
所捧招辭不復開見入啓故招辭外別有所啓之語史官得聞
書之其招辭則不得見之只聞於色承旨所書之其間豈無漏

略之辭乎小臣亦非不知其漏略之為未安也但聞前例則一切招辭例入內不下而禁府亦無他本故不得取來而書之其漏略亦其勢也若德應之招其所詳錄者則德應納招時發聲大厲故小臣在板牆後隨說隨錄故得以詳盡也此亦非見其招辭而得書也八月二十八日引見後書是日也 上終始不言 慈殿反覆言任等之罪深且重矣不可不罪之意彥弼等以其平日向 上之誠與夫任等所為之狀爭自陳訴以冀免禍而固寵其言也猶恐不及此未了而彼已發口之訥者數為利者奪矣芑獨言之寡以其首議無所事於言而大意與磁同也磁數以定罪人不疑之意贊之百齡明已之營救猶不害為義士而其意則亦若救之者也事則自 上不言及 慈殿之教諸相之語皆所以記實而至於無所事於言及若救等之語小臣不識情實以其愚妄之意庶效史官不獨記言記事之意也而到今思之果為駭愕且尹任柳灌柳仁淑賜死李霖極邊安置權撥適本職之下書任等賜死教下李彥迪丁玉亨尹溉閔齊仁

羅世續等五六人顏色慘然餘盡喧笑無異平日或有得色者
有之嗚呼任等之罪可誅 大行在殯同日而殺三大臣豈非
不幸之甚耶古人泣辜且曰哀矜而勿喜當此之時雖非其罪
似不宜差此事則小臣以所見記其言笑辭色而殺三大臣等
語則小臣八月二十七日始入下番翌日二十八日值此事其
時任等情迹專未彰露未知情狀此人等罪則有之而猶可目
之為大臣故既書大臣而歎其不幸疑其談笑自若似未為宜故
如此書之此亦愚妄之意而別無他情然到今為可駭之甚也
且李彥迪曰其時臺諫侍從年少不更事者或以為不須毋后
臨朝如周公負成王可也非別有邪心而倉卒之際事且未定
而然也豈有異心乎其下書彥迪前既啓以 王大妃之不知
也此又以年少無他心反覆啓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事則
彥迪其時頗得一時之虛譽名望最高而其罪未著且不識所
謂年少輩者之情狀而他相則各自陳情而彥迪獨以孝 王
大妃之說丁寧勸勉故愚妄之意疑其為賢而並稱之也且

慈殿教曰有如白仁傑之輩下註曰辭甚賤惡之意則其時
慈殿之教非以之輩輩字教也實則曰如白仁傑體云而小臣
文短不能直搗其言而以輩字書之而意猶未盡故如是為註
且使是非混淆也判尹之下註曰言尹思翼也多有不肯之色
云者所謂色者垂簾之中非敢指其 聖顏之色但聞其傳教
認其有不肯之辭氣而誤用辭色之色而書之此亦小臣文短
下字不中處也且尹思翼曰危疑之際不無虛偽之事如有奸
人書木牌投之者有之之下書前在 中宗朝有以木牌投于
東宮時以謂奸人所為思翼蓋指此諭之也思翼事則其時小
臣愚妄專不識彼人等情狀而思翼獨自異於他相敢為立異
故實不知言之是非敢實其事也且權撥見德應供有撥與仁
淑言當撲殺元老於政府前之語故機來啓啓中成世昌乃臣
友也之下書始以言入啓時乃曰成世昌柳仁淑乃臣友也及
令注書書付司謁時去仁淑只書世昌撥之直於此可見方啓
其不與仁淑同者而反以臣友啓之蓋其所友者終不敢不以

為友此豈反面飾辭者所能然乎事則仁淑當時之共罪之者
宜若可諱而撥乃以其友稱之而撥之罪當時亦未著故小臣
但以其言疑其直也別無他情且許磁所啓權撥適院相下書
二相亦此撥也知事亦此撥也豈以位不同而撥亦變乎撥苟
可矣知事之撥猶賢乎哉知事而不可者也豈以位乎哉此雖
言以位其實惡其撥也歟事則小臣見權撥當面對之日以前
日營救彼人之意啓其未安而徑為出來卒以此故命適判書
事之是非則臣實不知撥之不合於時議則既已知矣臣意其
適院相亦必以此故不直以其實啓之只托於知事為不可院
相而適之者妄料其苟且於事體而其所謂不可之說是特文
字間泛語而但明其適撥之不實也且李中悅書啓下書前此
輝之獄猶之未成至是成矣中悅輝之心友也事則輝之情狀
始雖不知及見中悅啓辭及輝之所自服則其狀已無不著安
敢以他意置疑於其間哉其所謂未成乃成者是特言其獄事
之節次而非言織成之成字而成字果為未穩則是亦小臣文

短誤下字也且李煇承服下書億水等反覆論詰曰事已如此
汝雖欲下明無益也煇遂著署承服云事則煇之事狀誠若不
然則雖用刑訊亦不易服况只用詰問而遽肯服其非情乎但
所謂事已如此等語是特以小臣聞見者而書之別無他意且
尹興義是日死興義屍在駝駱山下有一書生自駝駱山下來
尋問興義之屍安在守者始諱之曰已出葬之生固問之守者
不得已以屍見之生坐屍傍以手撫之流涕良久以白苧布一
端出諸袖中置屍傍還上山去竟莫知何人如是書之事則興
義亦以賊任之子同參逆謀而死豈以此事有間於其罪也小
臣其時以傳聞得聽則如此云云其以白苧來置屍傍者是必
興義黨友而其事似非尋常故小臣聊記其所聞而已小臣豈
敢有情於其間而書之也所聞之人則小臣以下番在政院而
方外持公事官負偶以所聞說道小臣但異其言而書之其人
則今已四年久不能記憶非敢以自撰虛偽之言為此無益之
書也且是日興義死文法則非有他意興義未及正典刑而死於

杖下故不得做伏誅等語書之而所以只書其死也又書是日者前既書推鞫等事而其事則忘却未得一處書之故追書其死於是日諸書之末而欲以是日見其死於同日也其文法別無他情且劉寬密啓下書寬棘人也戴素冠扣天門辟左右密有啓吾以汝為異之啓也會是之啓也自以為非敢邀之其心以為功則功耶寬武人也無足多論抑非獨寬之罪也事則寬之所啓權誠之事多若不實故小臣妄意其必邀功而當時大事初定之後寬見諸相錄功不知諸相錄功之實而妄以不實之事望其實功之報臣謂其情亦坐於有所不知故如此而小臣妄以已意書之亦非有他情且安置鄭希登於龍川下書希登有老母聞將寃欲面訣出城聞希登此從者欲返舟猶欲行相與爭其行止彷徨號慟於道上行路莫不摧慟蓋希登脛骨碎折髓液流注人知其必死事則希登之罪著矣既已服罪安敢以希登之罪為可摧慟乎希登雖有罪古語云莫知其子之惡母子之情豈以有罪而有間乎欲見之心宜無所不至而及

聞其死猶欲行不欲返也遑遑號泣於道上則道上見者摧慟其母子之情而悲之也是亦小臣在政院傳聞而不記其所言之人則同前亦非自撰之言也且乙巳八月二十三日白仁傑論啓密旨之非下書註毋為驚愕等語非小臣所撰不知某人所為觀其筆跡似是趙璞所書也前司猛孫弘績供云臣前為檢閱時所書丙午九月時政記中言上好鹿肉尤好鹿尾外方進上或有不得生鹿有以生獐代進者上謂近侍曰十首生獐安能當生鹿一首又於今六月患病思極新鮮之味內侍傳于承旨承旨等承意圖之生鮒魚及銀口魚等物或多從外方而至上命停之註曰主上今方宅憂而年幼故如此云云辭緣則去丙午年六月間承傳色盧允千言于承旨等曰主上近來輒有不寧之氣不思御膳若有生魚銀口魚等物則或進御仍曰自上聖體既弱日亦暑酷以此不進御膳遂以十首生獐安能當生鹿一首之語詳細言之其後聞之自上思鮮魚不至此如之甚而承旨等通于外方以致紛然進貢自上以為

有弊而命停之其時承旨不知為某負而小臣愚意為史官者
雖私自聞見之事固當書之於史冊而此則內侍公然傳該于
政院而不書之恐為非矣故書之而其所以為註之意欲使後
世知主上年幼質弱不得不如此之意耳此小臣非敢欲彰
君過只記所聞而實美自 上命停故亦書矣供訖推官等以
兩人所供入啓曰大槩皆已承服而但不輸情請刑推安名世
供內白仁傑捉來時事非吾所書觀其字畫似趙璞所書云趙
璞今在配所仁杰請即拿推孫弘績供內廉尾事承傳色盧允千
來言于承旨處而承旨則不記其某負云然察之則可知矣盧
允千請拿來憑問傳曰刑推及拿來事皆如啓孫弘績以其時
史官豈不知承旨為誰乎此言尤似不直矣

史臣曰姦兇李芑等肆其宵臆無所不至而恐人之議已必
欲見史官之所記安名世等以一時史官並被拿鞫其禍慘
矣

○安名世刑問一次訊杖三十度與前招無增減○孫弘績供

云其時承旨疑是任虎臣及金益壽矣日不記六月間盧允千
於承旨坐在處來說臣亦聞知故九月時政記修撰時追錄矣
此事請問于允千○承傳色盧允千供云臣以承傳色日月不
記到政院承旨名號則忘却其時適上未寧承旨等問上
之食治臣答曰近日御膳不知何味當進而吾意若生物則似
進前見生鹿尾則時下一筋臣為薛里時上問鹿尾稀貴之
由臣啓曰近來生鹿稀貴例以生獐二口代封上曰生獐二
口豈如一生鹿乎以此推之鹿尾亦似可進故只此說道他無
所說○推官等啓曰安名世刑推不服請以明日加刑夜深孫
弘績初問時若以允千私言于承旨處說之及其更問時又以允千
以傳教說之云此弘績迷劣不能分明言之然今見盧允千供
辭則亦非無據之言而弘績錯記也承旨等問上未寧之時
允千以私言之而弘績敷衍成文以書年幼之說此亦文字之
誤也然既刑推而如此答之何以為之傳曰安名世如啓孫弘
績之言雖出於允千當只書其言而又錄他意非無心之事亦

以明日刑推盧允千為薛里時承旨問上食治故以為所任間
事而自上亦有言端故以此吞之不為無據放送可也

安名世孫弘績

下囚于禁府

庚申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贊成黃憲吏曹判書尹元
衡漢城府判尹崔演大司諫陳復昌左叅贊任權右叅贊金光
準漢城府左尹李薇大司憲具壽聘都承旨韓崱右承旨鄭彥
慤會古書恣廳鞫安名世加刑二次不服○孫弘績刑問一次
訊杖三十度他餘辭緣與前供無增減因盧允千言端敷衍虛
辭誤書而已別無他情○推官等啓曰安名世刑推而不為輸
情請加刑孫弘績不知義理迷劣如虫乃曰誤書而已更無他
情云雖非承服而大槩其意已服矣進肉之事禮文所當而不
知其然以此書之敷衍則非矣然亦非構成虛語之事也何以
為之傳曰安名世加刑事如啓孫弘績不小傳後之史當以直
書之敷衍虛語以示後來宜限輸情刑推而大臣以為迷劣不
知義理云自上亦以為史官之人既服大槩不可更加刑推其

以已服辭緣照律可也○安名世加刑三次不服○推官以孫弘績斬不待時照律安名世明日加刑事入啓傳曰名世事如啓孫弘績事史官當直書君舉以示後世而乃敷衍虛事當治大罪以懲其餘但大臣亦曰新進之人不識事理其從未減以誤駁制書律照之○竄配孫弘績于定州○傳曰逆賊情狀各人招辭極為昭昭少無可疑而其時史官心志相孚者陰護逆賊時政記中兇惡之招略而不書又以已意多言不祥之言以逆賊為是朝廷為非使直書傳信之史終歸不實之地至為兇悖削去偽辭從實改正

辛酉 上親講試儒生于思政殿答下○推官等將加刑名世還解縛取供臣以史官獄事隨察逆賊情狀雖已知之前有大小尹之說且其時尹元老放還慮其出於積嫌置疑心中尚未釋然修史時不能分明敢以已意書註尹元老被罪之後則心中釋然上項挾註等語甚為驕駭推官啓曰昨日加刑時已服大槩而庇護逆賊之言不為承服然元情已服故今日姑停刑

訊若死杖下似為不快以此照律何如前日十三其他未盡處亦并命書啓此則皆不關於國家而修改時自然削去不為書啓况非他人所書皆名世所為也傳曰知道如啓照律○斬安名世于唐峴妻子為孀財產入官

史臣曰名世端人也有史才為翰林當乙巳定難之獄據事直書終以已見以寓春秋之意至是為撰集廳羣奸所指摘網致大罪就鞫之日言辭自若臨死神色不變以董狐之筆為滅身之媒誠可痛也

史臣曰名世有何罪焉李芑等以為逆黨而論以大逆施以極罪史禍至此極矣是時布列權要者皆奸兇之徒撰集之說始發於尹仁恕之口參考之議遂成於李芑等之計以致史臣受此極禍國家之不亡幸也

史臣曰安名世史禍之起也其妻父李殷兩曾與李芑鄭順朋粗有相知之分馳往芑家涕泣求哀芑曰此罪豈至於死乎吾意則如此但當往見鄭也即往順朋家祈懇則順朋曰

為國家出於不得已也殷兩閔默而退名世竟不免嗚呼悲夫夫以奸兇參會變刈士類雖平日之少所不悅者誣以逆類無不或竄或死而况名世之直筆乃凜凜於誅奸之法直犯其兇慝之鋒固無自全之理而其竟致死地者順朋之力尤多嗚呼慄哉名世又嘗著二十四功臣傳直斥乙巳之事云為人端重寡默臨刑顏色不變有如平日人皆壯之韓智源與安名世同時為史官名世如有直筆則智源必外示稱嘆名世以為可信遂直書無所避諱智源盡通於李芑而名世則不之覺也迨禍之將起名世猶往智源家望其營救智源謂人曰名世可謂無所肖似者矣其史事我乃言之反欲我往救于時宰家不亦認乎

○傳曰今日殿講十五儒生無一講者非但國體埋沒其不為勤讀亦可見矣館學師長勤誨之意安在此意其言于該曹及館學○日暈

甲子 上御朝講○漢城府左尹李薇兼同知啓曰成均館作

成人材 祖宗朝必擇師長之任臣素無學術前者辭不獲允
迨辱重地向於殿講無一人能講者國體埋沒頓無教養之意
請適臣職荅曰勿辭○以金澍為弘文館應教朴民獻為修撰
鄭萬鍾為慶尚道觀察使

乙丑 上御朝講特進官黃憲曰頃者安名世變亂是非使

宗社大賊將歸於不實之地其罪不可不治而獄事屢起亦非
國家之義事人心不定則雖今年罪名世明年罪他人徒傷國
脉而已唯在自 上務鎮人心若徒治其罪則臣恐人心終不

能止抑也○趙璞自泰仁配所被拿入來推官李芑等會書送

聽以乙巳年八月時政記白仁傑啟辭下所書見示趙璞問曰

此誰所書也璞對曰非臣所書推官即令史官出其月日記于

春秋館以示之璞即朕供曰臣以乙巳年八月史官二十三日

白仁傑自其兄仁豪家承命不見毋妻詣闕而其啟辭下書曰

仁傑承命詣闕將欲啟辭告其母及妻曰吾今往必有下禁府

竄逐之事毋為驚愕毋妻泣止不聽云者修史時註之有例故

臣適有所聞而書之其所言之人日月已久事且不關故不能
記憶臣雖不知是非諸宰相論議仁傑狂妄之狀皆已聞知萬
無褒美之理實為褒美則豈無一字褒美之語乎况逆賊情狀
面對時昭然洞知萬無救護之理假令救護則不於逆賊之下
書救護之辭而以白仁傑母妻相語不關之辭著註隱然救護乎
推官啓曰不為輸情刑推何如傳曰如啓○趙璞刑訊一次推
官啓曰刑推不服加刑何如傳曰如啓○趙璞訊杖四度供曰
當初尹任等竄逐時逆狀未著救護逆賊情理萬無但白仁傑
雷霆之下獨自啓辭有異於衆心實嘉之曲筆褒美云云推官
啓曰臣等以虛辭著註隱然救護逆賊問其情由而其供答則
曰乙巳八月二十二日事發任等事發翌日書註逆賊情狀未著之時
故嘉仁傑犯雷霆而書註云此言似為理然以此遲晚取供何
如傳曰可○推官以照律單子斬不待時入啓曰書註之時逆賊情
狀果未著矣其罪則當用此律而其情則如此傳曰依律當矣
但其時乃是非混淆之際減死杖一百流三千里可也即日杖

流于慶源

史臣曰璞素羸弱人莫不哀其必死而獲免其死幸矣姦凶用事以斬刈為事名世既被殺璞與弘績相繼遠竄國家之事誠可痛哭

○推官啓曰孫弘績以臣子書君上不實之事其罪非輕而自

上特減似過

十四日以斬照律命杖九十徒二年半于定州

與趙璞同律定罪何如傳

于承旨鄭彥慤曰孫弘績必已發配所勿更拿來加杖只改配

所可也改流于渭原○夜月暈白雲如氣自良方至坤方貫量

漸移東方而滅

丙寅傳曰軍士之飢者送于賑濟場病者送于活人暑救活事

言于漢城府賑恤廳及五部從任權之啓也○正言韓智源啓

曰小臣聞近者有一文官

特注書李純孝

舉臣之名而語人曰乙巳年

時政記中其所書多有非處今以纂集事披閱可畏云大抵時

政記內自有各人筆迹分明可考若於時政記不知某人所筆

則亦可追考於日記纂集廳所考閱者乃乙巳年八月以後時

政記而既畢考閱則臣之是非自有所歸不須自辨然如此指觸言之小臣以言官不可安然在職請速命逆臣職答曰浮言雖如此不可輕動臺諫勿辭

史臣曰前注書李純孝言于李重慶曰韓智源趙璞於時政記有誤書處今將事出必不免矣智源時為正言間而辭職諫院駁純孝罷之及其事叢固諱之重慶亦畏其中毒佯若不聞然以故諫院亦論逆純孝為人奸諂邪佞真難狀小人也捷捷翩翩謀欲害人一時交游皆賤惡之而畏其毒不敢言既以此言之而反覆之其反覆之態可見也重慶雖畏其毒既聞之而佯若不聞其逆職豈不宜乎

○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左贊成閔齊仁右贊成黃憲左叅贊任權右叅贊金光准吏曹判書尹元衡漢城府判尹崔演等會賓廳以一封書

封入不下史官不入啓曰

近來人心不定故臣等為宗社書落答曰即當面對俄而上御思政殿答下少東西向慈殿衙于殿上簾內尹仁鏡等

以次入侍 慈殿令大臣等進前教之曰大臣為 宗社書啓

豈偶然計哉所謂罪重罰輕之言至當然予意則以追論為未

便也丁酉三兇

金安老許
沈蔡無擇

之事啓意則當矣

先王朝定罪已

久今何更加乎乙巳之事非他逆賊之類任憑東宮造言給人

太深故人無不見給者其術極高前後陷其術中者何可量哉

三兇聽從尹任之言而

先王已定其罪今又追論籍沒家產

妻子為孥於予心大有未安李彥迪權撥皆見給於逆賊兇謀

深入骨髓初既同心同事故不即回心至於逆賊定罪之後反

有未快之心熒惑人聽變亂是非罪則有之但初罷後寬今又

加罪則事甚苟且當其時一國人心皆見給於尹任治之甚難

幸賴天佑神助

宗社粗安以此思之非徒權撥李彥迪為然

一國朝廷莫不見給事定之後或有未快之心者以其定罪時多

有苟且不合事體故也且予意以為朝廷初雖見給既知之後則

必皆回心為國故罔治其贖從矣國家無祿年前罪訖時人多

被罪罪之苟且故人心益疑今當鎮定人心不可更論矣許洽

許垞於中宗朝果有關係國家之罪故竄黜矣仁宗朝任
等用事而放之白仁傑事則當是非不定之時見給而為之亦
不可更論今當以鎮定人心為事若君君臣臣父子進君
子退小人而朝廷堂堂則雖有不道之人固不容於天地之間
自今後若自裁則當治其罪而追論加罪不欲為也尹仁鏡曰
教意至當臣等亦豈不計乎近雖治罪而人心不定故為宗
社啓之豈好事而請加罪乎上教以為先朝定罪之人今
不可追論教意至當但金安老尹任相遇一時共為兇謀而
安老被罪之後則人皆直名曰安老指不肖之人必曰安老之
子近自大逆定罪之後賤人則已矣至於士類亦彌為某爺云
未知何以也且安老罪大惡極固當依律而其時為東宮不能
快治也以此人心憤鬱至今欲食其肉大抵除惡務本然後人
心自定臣等亦豈偶然啓之出於不得已也李芑曰上教則
當矣衆議如是故不得不書啓仁鏡又曰上教以為定罪已
久不可追論春秋之法雖千載上事亦皆追論不可以此言也

鄭順朋曰 上教以為鎮靜人心國勢堂堂則自然定矣教意則當矣然人心尚不定國勢亦未堂堂人心之乖拂莫甚於此時定罪之後或不以為快者有之逆賊情狀昭著無疑而至今有識之士尚未釋然不快于心任罪滔天而反謂非逆乃憑藉而成之其意豈不深乎任之窮兇極惡豈以憑藉而成罪乎以為憑藉而成人心不定於此亦可見矣安老以首惡罪不依律故後人不知其以何事被罪也請亟明正其罪以快人心李芑又口不可昭昭箇箇而上達矣此史藁雖似一人所書然朝廷徒皆革面而不為革心故如此矣趙璞所書在於是非混淆之時又未久而即罷似不得知之自 上即位後尹任謀逆之狀人皆不知反以疑之以定罪為不快者多臣等為 宗社共議書啓自 上牢拒至此常時臺諫所啓尚皆從而不聽臣等之言臣等其能為何事乎 慈殿教曰大臣為 宗社豈偶然計乎人心以為不快故欲明正其罪豈意當矣然人心乖拂不可以非定之當初治亂賊不似事體故人有未快之心尹任術高給

人深入骨髓故人皆不知反以尹任之死為積嫌所致如安
明世之疑者居多然定罪苟且則人心益為危懼雖日日罪之
豈可以罪之人心乎名世則與彼同心故是非既定之後修史
如此豈無將心而然乎自今後如名世事則已矣不欲加罪於
人也三兇今雖籍家財孥妻子人心豈可以此益定乎仁鏡又
曰尹任之事自上亦所昭知而名世以此書之在臣子所當
驚駭而或有以推鞠為未便云以此見之人心可謂定乎幸值
國進有祚兇謀自露寶鑑武定寶鑑將撰史藁又現此實天地之佑
也名世事發故臣等因此而共議欲追論三兇此乃一國臣民
之意也 慈殿教曰非不知大臣欲正其罪之意苟且加罪則
人心益為危懼名世之事亦豈近間之謀自初必有未便之意
故如此書之矣仁鏡又曰名世事著而或不欲罪之者名世
以當時史官如此書之萬世之下何能知其是非乎將以逆賊
歸之不實豈不大關乎 慈殿教曰如此自著者已矣治罪苟
且而無常則人心益不可定今後若燃犀自照者則不可不治

追論則決不欲為之李芑又曰不嗜殺人自上仁德至矣
臣等亦豈偶然落之權撥李彥迪已登於名世之口誠不可不罪
也知其可罪而不啓臣則有罪故啓之 慈殿教曰名世之事
非昨今所書雖曰如此自然定矣黃憲曰臣於丁酉年為大司諫
三兇定罪之時其謀危國母之狀孰不知之第以 仁宗大王
方在東宮恐後世不知其實而有議也與大司憲梁淵共議不
為名言其罪而定之而今乃有請臣實多罪然欲定人心當罪
首惡日月雖久誅惡豈論其時近來被罪籍沒者豈皆知三兇之
惡乎三兇以逆類之魁尚保妻子物議憤激用法當分輕重必
痛治其根本曉諭中外使其首惡然後人心快矣權撥李彥迪
皆以識理之人為時人領袖反救逆賊故士林信之史官褒之
皆此人誤之也以罪論之初不被誅失刑甚矣况自名世獄事
之出人心是非尤似不定請勿留難閔齊仁曰自 上以為豈
可以殺哉定人心乎進君子退小人而國勢堂堂則自然定矣
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然三兇罪大惡極日月雖久不可不

追論其罪輿憤如此故啓之權檢李彥迪罪狀已著於名世
日記以尹任處事為甚正以救逆賊為已事故朝議如此其激發
也今承上教不勝感激如臣迷劣之意常時亦以為自
以至正即位聖質又出於英明若羣臣協心而同德則時和
歲豐人心自定矣豈料至今不定如此乎慈殿教曰卿等欲
追正三兇之罪以明極惡是則是矣先朝業已議定雖曰失
刑豈可追論乎雖間有雜說者任之逆狀誰不知之其不知義
理反以為非逆者士習之誤也任之為賊有異於他子與仁
宗義毋間也任作術根深故易感人聽邇來罪人已多今不可
更論治世以德化惡可以罪人為哉如予薄德德化之行雖不
可望被罪者多實非義事要當靜鎮而定之也當初若非尹任則
士林多傷豈至此乎常懷未安每為傷歎今後如名世之自發
則已矣已定之罪不可更論仁鏡又曰新政之初固不可以殺
戮勸上也但此罪非如他罪之可恕亂逆之事不可不嚴治也
鄭順朋又曰君臣名分義當截然亂逆之罪雖在治世不可緩

治常時則士林多傷果為未安若此極惡之罪不可不深治

慈殿教曰百罪之中亂逆為重然此則非無端而生叛心也任
憑東宮給人故人皆見陷初豈欲造亂乎初或同心同事或患
得患失不能決然回心君臣父子之間罪無有大於亂逆而此則
亦有間焉大臣啓意予豈不計乎李芑又曰自 上即位後尹
任謀逆之狀人皆不知瑠之供內始著封上王之謀當初定罪
從寬臣等已有所失今後更不欲苟且定罪故如此啓之自
上不欲深治牢拒至此臣等備位三公若不言聽計從則雖備
真能為何事乎大臣六卿莫不入此自 上採用所言然後人
亦聽從其令 上教以為當以德化鎮定人心此意至當然事
體如此豈偶然至於密啓乎史官亦不得知之適為面對故乃
得知之共議啓之而不得蒙允則雖退何為自 上言聽然後
可盡其任 慈殿教曰雖大臣之言自古亦豈必從乎自下啓
之當矣自上不聽亦當豈可以不聽之故謂退不能莅職乎徒
以不聽為未便云於我意益以為不便朝廷以罪罪之之請固肯

而自上論可否亦豈不可乎以為不聽而如是言之予意恐其不然也鄭順朋又曰人心不定自上亦豈不知臣等憂慮已久非一日所議人心之不靖恐自上不知故啓之李芑又曰臣之不為採用之啓至為過越古之大臣有以奏牘啓於其君君怒裂其牘擲地即俛拾綴補以更進者臣等共議啓之牢拒至此若不以臣等之言為非則採用為當當初定罪苟且故如是啓之恐人心危懼 上教亦當 慈殿教曰當初定罪處置失宜蓋以人皆見給於任術故不能以亂賊之道治之李芑又曰尹任之亂逆朝廷皆不知之故反以臣等為有何功乎雜議之多如此當嚴治其罪然後人心釋然矣臣等豈勸 上殺戮乎史彙中無以尹任為亂逆處唯於丁未年宋麟壽等加罪時有以不能深治為恨而書之者此則知其情狀者也臣等以人不知叛逆之狀啓之非勸殺大臣也 慈殿教曰自上豈以卿等為不思而啓之乎所啓則當矣加罪苟且故以公言言之矣李芑又曰朝廷共議幸希採用而啓之非但臣之啓也且非

以教意為非也仁鏡又曰上教如此臣等不可退也慈殿教
曰卿等雖啓之如此自上論可否而原之者亦豈無所見乎卿
等更量之今雖加罪三兇豈可以此能定人心乎權撥李彥迪
見給於尹任之術今不可更論也人心不定故卿等為宗社
啓之予豈不知乎仁鏡又曰古今逆賊豈有如尹任者乎興仁
之子自上欲為議婚而任也不肯兇惡之心以此亦可見矣
慈殿教曰任憑東宮而為術故人不能灼知其情狀李芑又
曰仁宗大王昇遐今上即位任無復所恃而更為兇逆之
謀誠如上教所謂患失之心無所不至而然也尹元衡曰不
嗜殺人人主之美德定罪不可以苟且上教至當但臣等今
日會賓廳終畧反覆議之若涉於逆亂之罪則必明正其罪後
然人心快定非但一時後世之人亦可洞知其罪狀矣非偶然
而啓之請勿留難任權曰賞善罰惡人主之大柄若偶然事則
豈敢以殺戮之事陳請乎誅惡時無古今若不以正律罪之後
世豈無人議乎持疑不決則人心益為危懼速決為當金光準

曰欲令人心鎮定而不為危懼 上教至當但沂來人心是非當
大定而今尚不定至於史藁之中終始參鞫細知其逆狀者亦
以不實書之非獨名世之意為然一時年少諸輩恐亦皆然三
亮之罪當初不能以正律治之後世豈能知之其時則勢然矣
今可明正其罪故朝廷舉大義共議啓之自 上當快從大臣
之言然後人心定而事體得矣 慈殿教曰啓意皆當但安老
之罪非幾於今時 先王朝已定其罪設使追論豈可以此定
人心乎尹任之罪非但丁酉年也 主上即位之後其為逆狀
昭著無疑而人心之不定如此者以初陷其術深入骨髓故也
豈以三兇之罪不能明正而然也反覆計之追論深為未安故
不能從之三兇權撥李彥迪今雖加罪豈可以此定人心乎予
未之知也已久之事不可追論仁鏡又曰已久之事非無端追
論安老締結尹任而既為首惡不可不追論順朋又曰極惡大
罪不依正律而罪之則人心豈能定乎况大逆之罪所當明正
而治之近來人心不定議論亦多可知其事者亦或為荒唐之

言臣等共為憂慮仁鏡又曰尹任兇狀歷歷於李德應之供與
義親子也而盡牒無隱至於瑠竄於巖谷之間朝廷之奇似不
能知而及其拿推必供與德應等之言如合符節亂逆之狀豈
不昭昭乎且近來人心似尚不定亂逆之事自上亦不可容
赦也尹任與金安老相為締結之狀其時勢難不能明正其罪
今若曉諭中外則人皆快之必謂朝廷今已知安老之罪也順
朋又曰丁酉則丁酉乙巳則乙巳各罪分明然後人心無疑矣
人誰不知而尚未釋然反以為憑籍而成尤不可不明其罪
李芑又曰不欲追論善則善矣然拘此不治則反涉苟且窮兇
極惡不可以言曉必當明正其罪然後人心乃快而是非自定
矣 慈殿教曰此非今時之事先朝已定其罪大臣如此議之
是非亦自定矣予意不欲強為追論也仁鏡又曰臣等非一二
人政府及六卿皆入于此將一國公論為 宗社而啓之豈有
他意乎順朋又曰小臣之啓豈有一毫他意乎若以為公然則
豈至此不聽乎 慈殿教曰予非以卿等有他意也三兇之罪

其時雖曰失刑 先王已定之事今更追論則恐致人心之騷動也豈以卿等為有他心乎順朋又曰 先朝不定其罪名但罪其身是與不罪無異也 慈殿教曰邇來四年間移人連連雖不得已每有傷心今則欲安定人心故如此不從也仁鏡又曰勢不得已殺戮之事朝廷豈樂為之順朋又曰臣等豈不欲安定人心乎勢不得已也 慈殿教曰雖有不快之事者已定其罪苟有違端豈不追論安名世亦非新殺之事必乙巳時所為也推撥李彥迪皆陷於尹任之術予意不欲加罪也仁鏡又曰不有撰集廳一時之事將歸於不實之地史藁多有不可道之言不可不推根而痛治也順朋又曰人但知安老專權亂政之事而未知有大逆之罪也以其罪名無謀危國毋之言故也仁鏡又曰雖千載可正其罪况今豈久乎 慈殿教曰予意反屢盡言卿等更議之仁鏡又曰亂逆之罪雖自上亦不得容赦也他事則可論可否此則不必議也 慈殿教曰若他餘亂逆則初豈有免者乎此則一國朝廷皆陷於尹任之術中故止

此而已罪雖不足初已苟且今不可更論也仁鏡又曰一國雖
曰見然尹任初以患失之心更有不自安之計臣等初未能詳
知其兇謀故以斟酌啓之及其金明胤安世遇進告然後朝廷
始皆驚愕 慈殿教曰人心皆見給之故也雖曰亂逆豈無間
乎仁鏡又曰尹任柳灌柳仁淑皆已伏辜而金安老以首惡尚
未能明正其罪故人心至今憤鬱順朋又曰朝廷大事臣等將
公論啓之而 天聽邈然公論豈止此而泯滅乎若不泯滅則
豈以不聽而退去乎仁鏡又曰今雖不聽臣等之言後日豈無
言者乎若勉從他人之言則臣等有何光乎 慈殿教曰若新
裁則已矣予意決不欲追論也若可從之事則大臣至此據法
陳啓而不聽乎卿等更議之若後日更有釁端予復何言順朋
又曰可罪之人則當即罪之俟後罪之恐亦不可 慈殿教曰
若可罪則不罪之乎已定其罪不可追論雖今日罪之明日罪
之豈可以此定人心乎反覆計之治罪不已故人心尤為不定
也卿等更量之如許洽許垌初亦不可赦而赦之此則雖如啓

亦可也李芑又曰非但臣等也公論終必不絕一國臣民應共
爭之天雖高地氣上昇故可以交泰若以臣子之言專不聽從
則於事何如臣等以不罪之事反為苟且願計輕重而快從臣
等欲蒙上德也 慈殿教曰反覆計之若可從之事則豈不快
從而使卿等至此乎卿等須更議也李芑又曰請罪亂逆據法
之啓也豈偏憎安老尹任而然乎 慈殿教曰豈以卿等有愛
憎而然乎此賊與他逆賊不同故不從卿等之啓耳仁鏡又曰
尹任之賊何謂不如他賊乎 慈殿教曰任舉東宮欺朝廷而
朝廷見陷故啓之不然何言順朋又曰人心尚未釋然機關豈
不重且大乎公論已定的當之事故啓之不必留難 慈殿教
曰卿等之啓是則是矣但此人等初非自叛之人也在憑東宮
巧陷人心故人皆見給矣以此當初罔治習從使之回心矣權
撥李彥迪皆以宰相之人其罪如此故已命極邊安置雖不加論
豈不知罪乎仁鏡又曰臣等之主啓者三兇也當初定罪時
中宗大王命招尹任任逗遛不進以此思之安老與尹任同謀

故也其時不依正律已為失刑首惡之人雖已死矣必當痛治
慈殿教曰雖曰首惡亦見給於任也 先朝豈偶然計而定罪
乎已定之罪今不可追論卿等退而更思之仁鏡又曰臣意已
盡啓之順朋又曰大逆之罪凌遲處死各有其律當以其罪罪
之 先朝不能明正其罪故問人則人皆曰安老以宰相擅權
而被罪無一人知其兇逆之極也以此丁酉乙巳人不能分辨
也苟有逆節雖年年罪之豈不可乎仁鏡又曰武定寶鑑修撰
時當以丁酉為首豈可不定其罪而修之乎 慈殿教曰今雖
不更定其罪以先朝已定之罪撰集亦何妨乎李芑又曰而
達而不能回天臣等之誠未至故也自 上雖曰卿等之啓是
也尚不回天則必以為不是也苟曰是也雖為堯之言亦當擇
採臣等之啓豈不聽從 慈殿教曰予意盡言之卿等退而更
量李芑又曰自 上若曰以其故為不可則臣等當退 慈殿
教曰若快從之事則豈至此留難乎仁鏡又曰願計厥終而處
之啓訖左右以次退日已夜矣

仍宣醢於經筵廳是時大書
等以封書密啓曰為宗士書

啓此進論丁酉及乙巳未籍沒入慈殿垂簾同聽仁獨曰豈
不言而慈殿竟不從左右皆請從大臣之言習齊宗社無
必罪人而定人心共進君子退小人則自然定矣此
彊之休也論啓之時李芑有欲蒙德分之語沒人之產而已蒙
其德是果爲宗社
之事乎聞者莫不痛之

史臣曰豺狼當國賊害忠良李彥迪等既無罪遠竄更加請
罪必欲殺之後已奸兇之禍慘矣既啓請面對自上不聽
則當自退去而益肆蛇蝎之毒咫尺天威辭氣愈厲至於
慈殿怒色見於俯脊之言然後乃敢退去李芑等無君之心
至是益著矣

史臣曰李芑初與尹元衡合謀弑士林俱冒功臣號而其
事之成實藉元衡內圖之力其後芑於竄逐士類之際或不
謀於元衡而獨以己意啓簾中而行之元衡惡其威權出已
上欲裁損之及芑謀殺李彥迪等元衡預知之密白于大
妃曰不可以殺戮鎮定人心大妃納其說故芑等雖反覆
論執而終不允夫以元衡之慘毒仇視善良豈有一毫顧惜
之心哉特出於一時之爭權不欲芑謀之得行而士林之禍少

紓意可謂天幸也已矣

○還竄許洽於慶源許垌於靈巖傳旨曰許洽許垌丁酉三兇謀危國母之時黨惡之罪亦重而只竄於外已為失刑曩者兇逆用事憑赦放免殊無懲惡之義還設配所事義禁府傳教○日暈夜月暈

丁卯 上御朝講○日暈日東有珥珥東白雲如氣接珥長二丈許

戊辰大司成趙士秀啓曰小臣本以謏薄庸流忝竊本職于今三年其於教誨人才非但少無寸效而前日許多儒生無一人能諱者至使國體埋沒小臣非如兼官堂上之比罪責所萃不自逃遁措身無地如負重罪之人循例辭避亦為覷然赧赧累日進退矜惶無任殞越之至敢達不職之情傳曰近來士習不羨儒生不勤學業聞之久矣豈以教誨不至而然乎卿其勿辭○三公議啓曰傳教內黃海道加移轉事本道飢饉尤甚雖一二萬石何能遍給况京倉及常平倉年年分給國穀掃如雖欲

加送不過一二千石以此決不能周救與不送無異分給常平倉於軍士事當令賑恤聽擇其飢困尤甚者納布受米人不過一匹之價為當傳曰國儲不敷故如是啓之然予意飢民將死雖其一升之穀亦可姑活更加商量雖二三千石加送何如○金羅道順天兩雹

己巳

上御朝晝講○三公議啓曰

昨日有

救民之事臣等亦豈

偶然計乎國儲不敷且祿實數聞畿民皆欲壘受京倉國穀尤不可傾竭黃海道則姑送四千石隨後更議移轉何如傳曰知道○上御夜對○以黃憲為兵曹判書

庚午

上御朝夕講○傳于政院曰見此黃海慶尚御史等書啓

前後下書之事各官守令專不奉行以皮粟一二升分給飢民且多漏落不給都事亦不出入救荒至為不當其以此意下書兩道應罷守令令法司抄啓且令吏曹擇差剛明文官則隣官亦有畏戰之意若待從馬之來似為稽緩給馬促送○傳于政院曰見此忠清道御史書啓守令雖欲救活飢民無穀不能救之云及

覆計之計無所出且忠州牙山等倉新捧稅米三四千石發給
飢民事果為當矣以剛明者差賑恤官分給道內凶荒尤甚處
議于大臣○未時青赤氣如冠去日上一丈餘長四五尺許夜
月暈兩珥○全羅道羅州等十一官兩卷

辛未 上御朝晝講○傳于政院曰進上物膳曾已減之矣今
亦有可減者乎其考而啓之如名日進餅亦可減之○諫院啓
曰凡干史冊之事所關至重固不可私相傳語而注書李純孝
因頃日撰集廳之事敢以臆度私語於檢閱李重慶曰某也某
也可畏云至為輕妄重慶以純孝之語傳於朋儕而及其議論
之幾反謂非我所聞轉相發明亦甚不美士風之澆薄至於此
極極為寒心請罷純孝適重慶以規士風答曰皆如啓○命名
三公賑恤使戶曹堂上于賓廳三公等議啓曰忠清道各官兩
倉穀數欲令摘奸然不可使守令為之若遣散差官則聚民反
庫之際弊亦不少不可為之忠州牙山倉穀例輸于廣興倉用
諸經費今京儲亦竭新斂田稅不可散給監司主三道之事各

官多穀處及民間私儲先計其數又以鹽黃角等物推移分給
則庶可救活咸鏡道敬差官仍留事徒為有弊而無益監司亦
必盡心措置各別下書為當百官祿俸 中宗朝一度減之內
人料食亦或裁減然不可輕易為之汰冗官則軍職違兒自有
減數且兩界守令亦不給祿其贏數亦必多矣然姑觀秋成為
之何如救荒之事雖令廣議別無良策且守令則以不能救荒
多見罷黜而監司別無責辭至為未便請并推之又啓曰嘗初
黃海監司啓請二萬餘石而京儲亦竭京倉常平倉又方分給
京穀不可散盡故臣等議定欲送四千石今聞都事之言不可
不加送云請以舊陳雜穀四千石加送何如荅曰他事皆知道
但忠清道各官兩倉及庫之際雖曰有弊其尤甚處則不可不
遣官救之雖每下諭於監司使之盡心救活守令不為奉行都
事亦不出入救荒下書之事徒歸無益故欲別遣京官與都事
分往尤甚處多持鹽醬黃角等物隨便推移極力救活則
垂死飢民庶蒙一分之惠不法守令聞京官之去則亦必畏戢

崔益

分往尤甚處多持鹽醬黃角等物隨便推移極力救活則

垂死飢民庶蒙一分之惠不法守令聞京官之去則亦必畏戢

矣且咸鏡道御史之啓今雖未見然二十二官豈皆凶歉乎御史既往矣今仍留與都事分救六鎮尤甚處則飢民庶得活矣三公回啓曰監司主一道之事不信監司別遣京官於事體何如監司雖在一隅道內之事無不控制臣等之意以為唯當下書監司使之推移儲穀盡心救活而已答曰如啓

壬申 上御朝夕講○傳于政院曰士族寡婦不能躬自乞食而飢餓者甚多云已使賑恤廳詳盡為之矣然更為知會于五部十日五日中定其期限各其部內飢餓之人每抄報于賑恤廳使之救活○政院啓曰前年閏九月謁聖後教之曰館學奴婢田畝當為賜給矣罪人田民推刷後捧承傳給之而今日月已久推刷幾畢請捧承傳傳曰可

癸酉 上御朝夕講○左贊成閔齊仁賑恤使啓曰昨聞賑恤事之教前年亦此意下教懇惻故小臣將自上軫念之意招致五部官員常常面諭部內有飢餓者隨所聞逐日來告前年則士族飢餓者不至甚多今年雖世家子孫不顧廉恥或告於

部或呈于廳者頗多時方賑給者三百十戶然閭巷之間又豈無飢餓者而未及聞見周救不勝憂悶東西賑濟場就食之民近日尤衆自本月望後其中壯實者或有以農作辭歸時存者尚多西場則百三十餘東場則百十餘而京畿黃海忠清道流民居多且聞城中間有道死者遺棄兒亦多有之或募願育人逢授或付活人署救活時問存沒而猶有未及救療者不知何術而救之庶寬軫念之勤尤為憫慮且御史所提守令見二十四日罷適之際非徒本官人吏裹糧買馬為難其弊亦及於民間新官下去官庫無儲則雖欲盡心救恤將何物賑之民之飢死者恐益多也一路所經官接待供饋之際亦不無其弊其中尤甚守令已矣若不至於專不措置者則還收罷職之命論以次罰使之盡心賑恤則雖至頑劣者必知感激而倍殫心力苟或不然使監司啓聞痛治事議于大臣何如賞罰之事已有成命自下啓達極知惶恐此為賑恤一策故敢啓且仰使設遣之意前已盡啓今若更遣不須借送各道不時或遣一二員于數邑只

摘奸救荒之事使各道守令不測 天意皆知畏謹奉職如何
多費御史兼察不法則恐或有弊小臣受賑恤重任日夜憂憫
敢以所懷啓達至為惶恐傳曰賑恤事鄉前後計弊盡心措舉
予實嘉之方今京外無儲民將飢死聞之不忍于懷因知所措
各道荒救事雖每下書而監司在一隅勢不能親巡都事又不
出入救活下書之事徒為文具而已以此當初欲遣敬差官朝
議以為反有其弊故不送耳使垂死飢民不得全活予實含痛

○日暈

甲戌 上御朝夕講

乙亥 上御朝夕講

三月丙子朔撰集廳出日記于春秋館

乙巳八月望前後三卷九月望前後二卷

丁丑諫院啓曰凡守令送往迎來弊亦不貲若非貪虐見著者
則固不可數適况今年凶荒前古所無非徒貧殘下吏勢不能支
弊將及民頃以御史摘奸命遠五邑守令或有降資仍任者非但
罪同罰異大乖事體其中居昌縣監尹仁澤青陽縣監權燦貪虐

最甚罷黜宜矣其餘守令本道監司論以杖罰以除飢民迎送之弊答曰虐民守令仍任之弊甚於迎送故已令遞之不可改也杖罰事自中宗朝久不舉行當議大臣而教落再啓不允

戊寅 上御朝晝講○三公啓曰前者御史所捉守令既命罷黜此罰當矣但今年凶荒振古所無新除守令雖使給馬前官從馬責出於民吏正值農月不得趁時耕播以此頃者賑恤使及臣等相繼啓達 上教以為已罷者不可改之此後應罷者降資罪同罰異用法不一已罷守令並令降資仍任何如昨日諫院所啓應罷守令本道監司論以杖罰其意固當但先王朝如此決罰之事臣等未及聞之考諸律文公罪徒年私罪杖一百以上決罰矣待士大夫不可以律外治之傳曰已罷守令既差其代故慮其紛擾而不允矣如啓○上御夜對○黃海道黃州等三官兩電京畿連川兩電

己卯義禁府堂上啓曰柳忠弘濫騎驛馬自有定律馱載官物

則罪涉於賊士大夫賊罪不得已取服然後計其罪輕重而照律敢稟傳曰令本道監司推閱人吏啓聞後決之○以南應雲姜偉為司憲府掌令李瑛為持平宋贊為弘文館副校理○全羅道寶城雷動兩雹光陽雷動兩雹縣民朴云震死○庚辰忠清道黃澗縣癘疫男女并一百八十四名物故公剛瑞山癘疫亦熾慶尚道豐基仁同義城地震

辛巳 上親試專經文臣能講者賞賜有差○檢詳以三公意啓曰前南海縣令柳忠弘當初全羅監司書狀只舉濫騎無馱載官物之事諫院必計驛馬之數以為馱載官物而啓之也推官之必欲推者以其濫騎捧承傳時亦舉諫院所啓馱載官物之事故耳雖以濫騎論之其罪亦非輕傳曰書狀內疑有馱載官物之言故命推事干矣若無其事以濫騎驛馬照律

壬午策儒生于殿庭○日暈

甲申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

○日暈夜月

暈

乙酉命遣繕工監正金半千弘文館副校理宋贊兵曹正郎柳
潛于慶尚左右道及平安道察救荒之能否○諫院啓曰當此
怠慢成習百事解弛之時只命降資仍任難戢守令之猥濫頃
日臣等以杖罰啓請者亦豈不知待士大夫之不可耶只念歲
之凶歉未有甚於今年人心怠慢亦未有甚於此時餓殍相望
邦本盡瘁國家之政未有大於救荒故不得已欲依賑恤廳事
目懲一倖之罪救衆民之命也自 祖宗朝例以不揀赦前勿
論功議決杖罷黜為賑救事目則初豈以律外之事敢為事目
乎其所以重荒政之意可見於此請擇有名望者不時發遣其
於守令中不謹救荒奪時病民者依事目決杖一以矯緩慢之
習一以救垂死之民全羅道節度使林千孫當此凶歉公私違
違之時不有國法濫率軍官略無忌憚至發於憲府公事而只
命收贖物情未便請依律治罪若曰杖罰事議諸大臣已令降
資仍任矣若緩慢如前則當依賑恤廳事目而為之林千孫宰
相之人雖只贖亦已示罰當更觀所為而罪之○日暈

丙戌傳曰以宋麟壽李若冰羅淑郭珣李霖鄭源朴光佑鄭希
登羅湜李若海鄭郁尹興仁李鶴齡家舍田畝分賜于率右贊
成崔輔漢及靈城君申光漢及諸君公主成均館忠勳府○傳
曰摘奸四山則多有松木斫伐山脉搖土處且都城內棄尸飢
卧相望當該官吏並推之聞賑濟場拘囚飢餓人不得任意乞
食今後使自隨便出入可也

丁亥下咸鏡道御史李士弼單子于政院曰明川縣監李頤壽
不能救荒視他尤甚罷黜可也監司恭徒不能救荒又不使都
事出入村巷救之今當農月各官守令閉糶不給而亦不檢舉
其依他道推之○日微暈夜月暈

戊子 上親試漢語文臣及吏文製述官居首蔡世英陞嘉善
其餘行賞有差○日暈夜月暈流星出長角星入庫樓星狀如
鋒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己丑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沈連源曰漢語所關非輕 祖宗
朝以文官為御前通事其意有在近来勸勵怠緩專不致力昨

日殿講無一人能通者宜令承文院別加勸課○遣司僕寺正
權輿于京畿副正李英賢于黃海道察救荒能否○上御夕講
檢討官朴民獻曰臣嘗見國朝寶鑑 成宗即位元年春秋尚
少猶且勤苦於學 貞熹王后曰不奈勞苦聖體乎 成宗對
曰心誠樂之何有勞焉 世宗幸慕華館講武後猶御經筵讀
綱目至於百遍 世宗於萬幾之暇勤讀至此故至今稱 世
宗者必曰海東堯舜 成宗亦與 世宗無異古語曰法祖宗
乃所以法聖人也 世宗 成宗正今日尤所當法者也○以
周世鵬為承政院左承旨沈通源為右承旨鄭彥愨為左副承
旨元繼倫為右副承旨柳智善為同副承旨蔡世英為嘉善大
夫行參知中樞府事李致為司諫院獻納

庚寅 上親講試儒生能講者行賞有差○上召對○日暈
辛卯 摘奸于三江察遊宴人○日暈夜月食密雲不見○全羅
道順天等七官地震慶尚道金海等三官地震

壬辰 上召對參贊官韓崱曰頃者奉常正閔釜以御史往還

于忠清道閱朝議不行其所啟之言書諸單子送于政院已有

日矣其書曰臣伏以忠清一道民生飢困已極坐而待死之際

後已踰數旬竟無救活之意不唯臣之所經時飢困者今已盡

不令審覈則已矣既令臣等巡視悉知其將盡為餓死而不為救

愛物之心者雖欲救活列邑倉儲積年虧欠去年大歉百穀全

臣前日妾判書啓忠州牙山兩倉先奉納田稅果不可轉今

亦以三監久陳雜穀并五六千石量數題給令本道漕船回泊

京江督令漕運刻日下去則尚及四月之問極困之時庶可活

矣若以此數救一道之民則勢所難維彼道如山郡等處而

至全歟庶可自活今本官督責賑倉時無一粒之收如此處往

來賑教使便為難而遠方之事與目見有異臣竊聞廷議賑飢

料度得便為難而遠方之事與目見有異臣竊聞廷議賑飢

異於是賑恤廳事目亦多可常行之條而無一邑修舉者監司見則

歷自以有常規徒從困勢不得悉知巡視按視亦似然由大路

入官於餓民盡歸於文外方頗以迎送至誠活民之意乎臣置

無益於餓民盡歸於文外方頗以迎送至誠活民之意乎臣置

救飢云則轉運之期不外方來者採問而求成熟之期必在四月
尚可及救臣棟此有日外官進言無啓其意至為激切
命時有教更違開蓋于忠清道故云敢以書啓其意至為激切

非臺諫侍從之人恐違事體不敢入啓史見錦江一帶列邑居

上餽之上命納以覽召大臣議之大臣初欲不送而聞自

見之餽之教以爲可必送單于于政院政院以御史復命則當以目

當即尸相望也何必待經筵官之啓而留之於虎中乎民生飢餓切

待餽惻之教乎是聖與政院大臣昏失之也民填溝壑而累不

誠可上名對參贊官周世鵬曰臣頃日仕進時迎秋門外有

一飢人於承旨馬前高聲訴飢仆地悶絕使下人呼之氣已絕

矣令其里人飲以醬水似有氣脉輦轂之下飢民若此千里之

外蓋可想矣臣又聞之里中有父母飢卧其子守之及其將死

脫其衣出去蓋欲賣食也且飢病之人頻數摘奸奸吏恐被罪

責至有乘夜轉曳生人者云此等事不可忍聞○傳曰宮城門

外有飢民將死云自上雖欲賑活下人專不奉行故如是矣○

傳曰見此閱臺書啓至為慘酷明日其召大臣賑恤使戶曹堂

上同議于闕庭○雨雪

史臣曰以一年言之則三月為暮春而夏節將入以一日言之則午為日中而陽氣方盛今乃雨雪交下則是陰盛陽微之證也君弱臣強之象著矣

○江原道鐵原兩電平安道成川兩電

癸巳 上御朝講○禮曹啓曰日本國畠山殿成化年間通信接待其後別無拒絕之事而自不來矣今者又來似不可許待然新例之事曾難擅請議大臣而處之且今秋別試事曾已判下但今秋雖少登八道文武舉子全集京師則市穀必竭別舉初試亦有鄉取之例請議大臣以除其弊傳曰可○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賑恤使閔齊仁戶曹判書鄭世虎叅判趙彥秀叅議元混承旨訥賓廳議啓于 慈殿曰今過國恤已以當廣繼嗣淑儀揀擇不可失時臣等之所以啓請者非以為必於今年為之當預曉京外禁婚明年間入侍則於禮得矣答曰近來國事多艱凶荒太甚 主上年且幼冲故

不暇慮此矣。依啓可也。且近來飢饉太甚，儲穀虛竭，固知所為憂慮之際，災變疊作，極為寒心。前者忠清道救荒之議，不一故不得為之。今見閔荃書啓民生盡飢，瀕死別為賑救，日夜措置之意，安在哉？以不合國用之穀，可於錦江下流移轉賑救。故今日議于大臣矣。三公等議啓曰：前者閔荃請以忠州牙山兩倉所捧田稅，欲分給飢民，而國用經費不可不計，故皆不施行。今見書啓其意甚當然，此亦恐不得施也。其時稍得連命者，今必盡飢。其時飢者，今必盡斃。云果若此，監司豈獨不聞乎？外方之事，朝廷既皆盡知，况監司為一道之主乎？常時癘疫死亡之人，莫不一牒報，則如是飢死之民，守令豈不報于監司？監司豈不為之書狀乎？國無三年之蓄，加以京倉與常平倉救荒，處非一故。國儲尤為不裕，假使輸送其移轉之際，飢民之弊，何可勝言？其書啓雖曰旬日可運，豈於旬日可能運轉乎？錦江下流之邑，乃林川、韓山、扶餘、石城、定山、公州也。此六七邑之民，果若此，其飢死則監司亦必移粟而救之，豈忍坐視而不為之慮乎？今以閔

荃書啓之意另諭于監司曰民之飢死至於此極何不救活乎
以此教之則可矣移轉則不當三公又啓曰守令杖罰事諫院
之意欲使守令盡心也賑恤廳事目雖曰如此古無杖罰之事
監司教書通訓以下雖曰直斷亦未聞決杖之時今不可為也
但不能救荒尤甚守令一一置簿適來時左遷郡守則降判官
判官則降主簿縣監則降直長古亦有此例也具壽聃所啓公
辨會飲嚴禁事後續錄如有現捉者皆罷黜云此不可謂無法
而近不遵行如臺諫待從之人則雖犯法而不敢禁若法司隨
所聞一一摘發治罪則自然禁戢矣韓智源所啓以吏曹弘文
館官負兼差師長之職者其意則善矣但 中宗朝戊寅年間
亦如此兼差別無其效此事恐不可施行也學校之事若自
上至誠好之儒生殿講及廷試頻數為之則自然振作而興起
矣荅曰皆如議但忠清道救民事所議如是予意則以為民
將盡斃若不救濟其為別欲賑活之義安在以京中事觀之朝
夕出令而多不從之况外方乎下書而不奉法者此乃上不取

信於下之故也徒反躬自責而已今月內以來穀及鹽醬移轉其道
救活尤甚虜若有不足監曰豈不為措置乎庶於兩麥成熟間有
所救活矣咸鏡道救荒事予意已盡言之京城之內尚不能一
救之其窮村僻巷雖有餓死之人必不為奉行上意而賑活也欲
以御史與都事分道而巡視小弊不足計也其更議之政府乃
百司之長也若大臣盡心國事則下何有不奉行者乎三公回
啓曰忠清道監司飢民啓本今下于賑恤廳臣等竊聞之洪州
不甚失農而飢民壯弱并八千九百餘名公州尤甚失農而飢
民只三百餘名則民之飢餓非但錦江下流之邑也無處無之
以錦江下流見之林川飢民不過一百餘名韓山如是扶餘亦不多
今年飢饉非獨忠清道八道皆然臣等今在大臣之列豈得一
日安心乎本道各官不能移粟救之者前年官糴俱未捧納其
境內之民猶不能周救况推移他邑乎且興陽官倉所儲舊穀
之數三千六百餘石其所存只六百餘石矣監司請出此欲為
賑救則不無措置之事也臣等今承下教而更議之當以待從

之人即日發遣與監司摘奸的知其實一以令戶曹整齊而待
之則田稅所載站舩亦可及來矣况飢民多在於都下亦不可
不先救也京畿之民來月間亦可加給京倉而國穀不裕恐未
能也咸鏡道救荒事仁鏡前於議得時亦已啓之更諭于監司
以本道所貯之穀推移救之何如三公及禮曹同議啓曰日本
島山殿已去庚子乙巳年間通信使其後絕不更來非我國不
待而然也其接待古有其例然不可以其言取信察其圖書若
的實則聽許別試初試為鄉舉事依所啓亦當答曰皆如啓忠
清道則發遣京官觀其救荒節次若不甚則已矣甚則仍留馳
啓以已推移之穀盡力救活可也咸鏡道監司處其諭之曰救
荒諸事若或不謹現發於摘奸則非但罪其守令監司都事亦
當不饒也○上御夕講讀前受時越一行不讀檢討官朴民獻
啓以另加收斂

史臣曰人主舉動係於瞻視誠敬之功不可小有間斷也御
講之時至於越一行不讀則是昏惰之氣乘之也人主處深

官燕閑之中雖或有縱弛之事接羣臣御經筵之時則未嘗不收斂而省察也今乃不得無昏惰之氣是誠敬之未至也民獻之啓宜矣

侍讀官尹玉曰古人云文武并用長久之術譬之兩輪不可偏廢也我國武臣仕路不廣遠方寒微之人雖幸登第白首不得調一官今者親觀試射彼欲展其才者誰無是心哉顧以一日之內不能畢射若命官選取四五十人後親觀試之則非但才無見遺儀容動靜亦可知其為人矣

甲午遣議政府檢詳金鎧于忠清道曰別遣京官者欲其單騎簡從出入窮村僻巷以救活垂死之民爾爾其往哉盡心救之○

黃海都事魚季瑄拜辭

前此以京數移轉領去事入來今乃還去

傳曰今方凶饑民

皆餓死之時監司則勢不能親自出入於村巷故已令都事簡其騶從出入村巷而救之矣爾其往哉別加盡心○親試武臣于慶會樓下○夜流星出北斗星下入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七八尺許色白

乙未

上御朝講引見慶尚監司鄭萬鍾曰民方阻飢餓等相

望雖屢下書監司不為奉行卿其盡力以活垂死之民○上御
晝夕講○傳曰予觀今月十八日夜二更月色沈黑如蝕傍有
紫氣深以為恠日官迨不來啓其問之政院啓曰問諸日官則
其夜二更月色黃赤乍有黑雲氣別無變象云傳曰日官不見
故如是言之其推之○諫院啓曰近來廉恥道喪貪污成風賄
賂公行略不忌憚凡為訟官之長者不顧事情曲直唯見勢利
輕重刑曹判書鄭士龍本以貪婪無行之人自先朝累被重
駁不容公論今者庶冀其改前所為又惜其才華實諸六卿之
列兼以提學之任宜感上恩悔悛之不暇而判刑曹今將三
歲無一事出於公正唯勢利賄賂之是從至使市中年利之徒
輻輳其門吏隸僕從亦莫不公然唾罵物情尤為憤鬱請速罷
以懲其餘咨曰鄭士龍事人心暴惡之時騰播之言豈皆實乎
不允後兩司啓之只命遞職

史臣曰士龍本一貪污無行之人也朝廷惜其才華置諸六卿

之列而判刑部三載無一事出於公正唯勢利貨賄之是從
市上牟利之徒輻湊其門吏隸僕從莫不唾罵物情憤鬱
者以矣而到今請罷吁亦晚矣

○傳曰觀射居首部將崔斯貞加資陞堂上以言餘皆行賞有
差

丙申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慈殿傳曰流

離之民就食賑濟場而死者下諭監司收其骸骨而葬之○下

忠清監司羅世績書狀痛疫織發清州則自正月後死者男女并
三十一名時方卧痛者十九名温陽則

自正月後死者男女并七十名時方卧痛者九十三名鎮川則自
正月後死者男女并五百六十名時方卧痛者九百八十九名懷
仁則自二月後死者男女并于政院曰各官人民癘疫致死
十名時方卧痛者處處有之

者多鎮川則自正月二十日後男女死者五百六十名時方卧

痛者九百八十九名云今方飢困之時守令不能周遍救活以

致飢死豈皆癘疫而死乎別為下諭監司令都事詳實訪問馳

啓且他道如有癘疫處令都事摘奸事並諭之

史臣曰是時歲值大侵民生飢餓轉死溝壑處處皆然豈皆

以癘疫死乎其不以實聞明矣因世續之啓下諭曰是死者果皆死於癘疫而無一人飢而死乎如有一人飢而死則是下吏欺卿而卿欺寡人也卿其分明摘奸從實更啓云世續見下諭寧不知愧乎自上欲活飢民之意至矣而無一人體奉者良可嘆也

○傳曰凡流離之民不蒙救恤故死者相繼至為哀惻令守令審問公私賤錄其姓名如或死則立柱埋瘞使其族親覓去可也耳飢民有子不能養之或遺棄或繫樹而去人無收養之者收養則永給其人前有是法而今則不然故雖有棄兒不肯收育宜申明舊法給其收養者則庶有生活之道

丁酉

上御朝夕講○上御夜對講孟子

上曰浩然之氣大

槩則聞矣願聞其詳檢討官朴民獻曰浩然之氣難於文字上識得要做心上工夫然後可知其妙如不能到此地位聖賢之言亦不能曉固非淺見薄識所敢容議以大槩見之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之則為聖賢不然則餒矣苟能善養其氣自反

常直無忤愧怍則浩然之本體生矣顧其功未無出於格致誠正之功非自無而生也 聖學高明問及於此不無身上體念之功臣等不勝喜極○以朴守良為刑曹判書○日微暈
戊戌傳曰昨日夜對已聞講官論浩然之氣但其詳細條理不可以言語盡之其令弘文館浩然形容及心性情理氣分明書啓○傳曰見此平安道御史柳潛書啓本道守令於民之無田土者不給糶穀其所給者亦雜塵土民不能食多致困斃聞之不勝哀慘當初已知如此故欲遣教差官于各道使之出入村巷而救之朝議以為不可故不送矣今者民困至此另加救荒之意安在且咸從百姓金孟權以所糶塵土之穀訴諸都事本邑守令尹及為發怒托以不納田稅瞞報監司仍囚牢獄至於刑訊監司亦不為分揀下人所訴雖不可盡信然如此之時所當務祛民瘼專意救活而若此之弊尚不能釐可乎都事初知其實亦不問其誣枉舉此一隅觀之各道民怨可勝道哉下書監司使無此弊今日乃齋戒而救民事急故下之如此救民等事

勿計齋戒輒即啓之○日暈兩珥夜月暈

已亥下京畿御史權轍書啓于政院曰見此書啓廣州江華兩

邑之守不恤荒政其罷之都事亦不出入救荒監司及都事並

推○日微暈夜月暈兩珥

庚子 上御朝講掌令南應雲啓曰小臣頃者往來平安道不

見飢民蓋守令恐為御史所見使無飢民於路邊故也連送御

史民蒙實惠但平安道御史下去後黃海道各邑令人登高侯

望御中之來互意各道御史若於一時發送則不得傳通矣 遣

以文館應教洪曇于黃海道察救荒勤慢○下慶尚左道御史宋

贊書啓清河縣民專以抄皮山菜等物艱難連命榮川郡民間

數于領議政尹仁鏡曰自前年已知凶荒故既諭以預措之意

近又朝夕下書無一人奉行者當初若送敬差官于各道使之

出入村巷以救之則豈至如此乎守令杖罰事朝議以為不可

降資及附軍職等法專不畏憚 祖宗朝豈俄然計而用杖罰

乎自今欲杖其尤甚者仁鏡回啓曰外方之民少不愜意則例

以不給糶穀誣訴宋贊之啓亦有似不足取信之言常時雖非凶年春夏之交則民常艱食况前年失農尤甚乎當初議啓不送敬差官者蓋以率徒雖令簡約出入各邑之際不無其弊故啓而傳之守令杖罰事 祖宗朝待士大夫之道不應如是故臣等以為未便也答曰啓意皆可但今方汲汲救荒之時豈可以民言為不可盡信乎若以知言傳播於朝廷使聞於守令則益無所用心矣仍傳曰左右相處以議于領相之意並言之曰守令杖罰事非但有法今之守令專不奉行故欲用此法勢不得已以此下書于各道監司曰近日累見御史書啓飢民之狀不可忍見其令都事出入村巷而救之其中尤甚者通訓以下皆依教書直斷予亦不時摘姦見捉者當用杖罰卿其以此申勅道內使之預知○上御晝夕講○李芑議為監司守令者亦有人心安能忍見飢死之民而不遵 聖上恤民之政國之無蓄如是雖杖罰相續恐不能救飢也大典雖非朝官如有一資者則啓請治罪監司教書通訓以下直斷云者非直謂杖罰也

通政以上則啓聞治罪通訓以下則不啓聞直囚直罰緣以下
直斷云爾臣意各官有儲穀可以賑救而不救者啓聞杖罰允
合事理鄭順朋議若倉穀有裕而無意於救飢坐視其死者雖
蒙杖罰未為不可傳曰今見左右相所議與領相意無異以領
相意下書于各道○摘姦城門察鎖鑰之完缺

辛丑 上御朝晝講○憲府啓曰前年冬至使宋福堅金馮俱
以堂上有識之人既授專對之任所當謹勅而多持馱物猥濫
貿易重困殘弊之驛往還之際荒淫無度忝辱使命還到遼東
先通於義州使致官妓於上國之境恣行戲狎貽笑唐人虧損
國體已為極矣乘有屋馬轎輿女妓並坐其中歌呼娛樂惟意
所適至於平壤放蕩無節出入妓生之家恬不知愧是豈士大
夫所忍為耶曉星洞仙皆一路最峻之嶺尚與同車推挽疲馬
飢卒前仆後僵至坡州乃已極為無狀請並罷不叙答曰冬至
使之事實若如此至為非矣然其所聞豈皆實乎只罷可也累
日論啓後允○日暈兩珥有白雲如氣出左珥枉而指北長半

布許

壬寅 上御朝講特進官尹元衡曰小臣當銓衡重任何能知人
非但下列至於宰相之人亦為乏少六卿有闕擬望或難然時
議之所推許則如安珉趙士秀具壽聃持身不苟為國盡誠至
於吏治則鄭萬鍾能焉如此等事大臣所當啓達而臣越次啓
之必有人議今適承乏於銓曹故敢啓○舍人尹仁恕以三公
意啓曰崔斯貞賞加事臺諫以無踐歷論啓而改之然常時資
窮者登第則雖無踐歷例陞堂上况此觀射乃即位後初事也
若改斯貞之加非但無勸勵之心恐於他人亦無振作之意也
請令仍授傳曰可○上御夕講○以禹錦為弘文館修撰南宮
忱為副修撰○日微暈夜微星出貫索星入元星狀如大梨尾
長一二尺色赤

癸卯 上御朝講○大風雷電雨雹交下○陳慰使李純亨行
到三义河車翻以致表文落水浸溼具由馳啓 上令該司改
書追送禮曹請議于大臣以定拜送之儀○鄭順朋議前既拜

表親傳使臣中路水濕雖當改送使者已受命在途不必再度
拜表令承文院封累而送之 上從之○諫院啓曰知中樞府
事鄭士龍既被重駁仍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等職館閣
重任不可仍帶物情未便請適荅曰鄭士龍以華國之才任之
不可適也○上召對侍講官鄭惟吉曰井田之法雖不能行之
於今若令限田毋得濫占則庶無兼并之弊漢朝行之而未終
前朝高麗試之而未就今欲行之必有礙滯之患然兼并成弊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一是王民豐約不同豈王政大
公之道乎為人主者當留念於小民之艱難○江原道鐵原雷
電雨土京畿坡州等十五官雨雹陰竹民安石崇震死自額角
至鼻梁脅腹自兩脚跟至脚心如刀割頭髮盡燒
乙巳遣司成李無彊于咸鏡道修撰南宮忱于江原道察救荒
能否耕種形止○下全羅道御史李英賢書啓于政院曰令法
司察而推之但鎮安縣監所犯如此一邑民生將至盡斃雖令
決罰不可在官其即罷黜監司金光為一道之主令都事亦不

出入村巷而救之至為寒心監司都事並推之○傳曰以領議政啓辭言于刑曹使勿滯獄法司亦緊關事勿出禁令○黃海道癘疫熾殺物故者多平安道定州日暈有青赤白色廣五六尺長一布許

四月丙午朔日暈

丁未下江原監司

李夢亮啓本道內各官倉穀不足不得周救

啓府之若他邑則猶可以隣近官倉儲補裕慶推移救之原州則地廣民衆其所儲穀分給無餘許多州民束手待死百計難救至為可慮與原倉及昭陽江倉民稅米太并于政院曰明日收七百餘石以此賑救則庶可延一州數旬民命

議于大臣

戊申三公議啓曰前者江原監司

李夢亮請穀移賑臣等與賑恤

使左贊成同議欲以京倉穀量送而該司

曹難於輸運且以國

無餘儲防啓而停之今監司又請以道內田稅分給今者度支經費無一年之蓄只仰田稅不可散給於民如不得已當以京倉以陳穀量數移送然轉運之際兩麥必熟矣傳曰今者國儲方竭田稅之不來亦為未便然監司豈不知朝意而更請乎必民命

迫切故如此啓之若以京穀送之大為稽緩况其道田稅元數不多
以此散給事更遣史官議于大臣尹仁鏡李苞又議啓曰過此
凶饑京外饑民正迫溝壑臣等亦豈無欲救之心乎前者閔荃
以御史往來忠清道請移京穀臣等以國無一年之蓄不許令
各司經費竭盡無儲只待田稅不可以此賑給也但忠州則可興
倉漕運昨日到江空船當還若以京倉久陳米六百餘石載送
劫時分救則用舊儲新之意亦得矣鄭順朋議國儲雖竭人命
迫切不可不趁時救之其道田稅姑令分給傳曰依領左相議
以久陳米五六百石載送令京官領去交付原州○日微暈夜
坤方如火氣

乙酉 上親行夏享大祭于太廟○大司憲具壽聃執義李
鐸掌令南應雲姜偉獻納李致持平李瑛鄭浚正言韓智源
沈守慶啓曰司正崔斯貞賞加事臣等將公論論啓已蒙允俞
而大臣旋啓還授使公論不伸將貽後日之弊臣等忝在耳目
之地不能為有無不可在職請遞臣等之職答曰崔斯貞事文

武一體而近來武臣頗無興起之心軍務之機至為虛疎故自上欲獎誘而賞加矣大臣之啓與上意合故還授其加有何後弊不須辭職

史臣曰崔斯貞出身未久以觀射優等遽授堂上重加臺諫之啓宜矣既蒙允可改正有日大臣強啓還授言官果不能為有無矣李芑陰險譎慝欲鉗制一時之人雖小事必折言官之言尹仁鏡等反為附矣與之同辭將焉用彼相芳

○下戶曹啓目

金山浦築牆僧軍多至六百餘名不辨良賤以一二期役事遽給號牌終身閑役則反輕丁錢

度牒之法益開僧人避役之路將難救請令本道監司良賤及役事緊歇覈實啓聞後施行何如于政院曰備

邊司受教如此而今又改之則雖是僧人亦似失信以此意言于該曹及大臣啓聞後施行毋致失信

庚戌 上召對○以南宮淑為黃海道觀察使○日暈兩珥

辛亥 上御朝晝夕講

壬子

上御朝講○下戶曹啓目

辛丑年用私儲穀賑救饑民而守令不即還償穀主等不

得已賣糶與利之徒或上言陳訴請以雜物受價詐偽滋多除已受價外並依辛丑年例欽成後官糶一時為先收給于政

院曰見此公事欲防奸細之徒汎濫之弊然當初以私儲穀賑救饑民從自願給價事已為立法今若以謀利之徒冒稱名字真假難辨待秋成捧糴還償則是罔民也人君之所寶者信也雖以雜物從願償之有何妨乎○下江原道御史南宮單子于政院曰原州專不救荒雖設賑濟幕徒為文具民將斃盡云牧使

村亨

判官

蘭

其並罷之○日微暈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丑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漢城府判尹崔演人物輕淺中無所守雖有文墨之技未免貪汚之名前者屢被重駁少無懲悔今為訟官之長聽訟之際不辨曲直皆由於賄賂物論騰播已久不可在職請罷答曰凡訟官不被訟人歸咎者鮮矣以一時所聞罷宰相非輕不允後再啓命適職

史臣曰演之為人輕淺貪汚中無所守凡訟得失皆由於賄賂之有無言官之啓宜矣演阿事李芑意合志同芑每以能文稱之演濫叅勲錄臺諫累日論執而見幸於芑故其議遂止將赴京師芑據大臣之位啓以勿違其搖尾乞憐之態人皆

賤之臺諫雖不顯言豈不以此而發乎

○申時太白見於未地○江原道江陵府隕霜

甲寅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

殿下即位四年于茲

未聞有某人由公道見用者若令宰相臺諫侍從各舉所知其恬靜無求不為奔競者逐其名下註其人物大槩聚錄二件一付銓曹一留于內時或舉用而觀其所行則可知其果不謬舉而豈無所補於治道哉若以公道薦拔則必自用心而盡其職矣稜命議大臣○上御晝夕講○日暈

乙卯

上御朝夕講

○政院啓曰右議政鄭順朋自去夜上氣

證加發證勢深重請送醫官診候傳曰當送承旨問病而恐其勞動只遣醫官○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弘

文館以浩然之氣心性理氣分為三圖各其圖下類彙先儒之說作序以弁其首摠論以附其下蓋館中應命而撰者也○

日暈兩珥申時太白見於未地○京畿朔寧隕霜

丙辰

上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領經筵事李苞曰

庶恥道喪起於廢朝古者恥捧丘史之價今則視為故常不以
為恥至於迎餞公辦求請等事在古所無而弊習已成固非一
朝一夕之可矯務興教化積累歲月然後庶祛此習矣 慈殿
曰清庶之人所當薦拔以矯弊俗古語云源清則流清朝廷清
則下人亦自化之願大臣罔以為尋常思所以矯此貪污之風
獻納李致曰頃者崔斯貞賞加物情未便臺諫論改而大臣又
啟還授竊恐有妨於言路而耳目之官不能為有無也古語有
云爛羊頭關內侯貂不足狗尾續此皆嘲笑之言大抵公論只
在於臺諫設當衰亂之時為大臣者援此例以濟己私則其弊
終至於口不可忍言者矣况恩典當出於 上其所已改者啓
而還給則是恩典出於下也 慈殿答曰崔斯貞事近來昇平
日久軍務解弛亦欲勸獎而然也豈有不公之意乎○命都承
旨韓崱往鄭順朋家問疾○上御晝講○日暈冠兩珥申時太
白見於未地○平安道義州雨雹全羅道龍潭雲峯隕霜殺菽
丁巳 上御朝晝講○傳曰禁軍觀射規矩比前過重者乃以

文武一體欲依儒生庭試例論賞之意也雖無前例其議于大
臣○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兵曹判書黃憲戶曹判書鄭
世虎參判趙彥秀參議元混兵曹參知任說議啓曰任權所啓
公薦事薦舉之法載在大典此外可用者則銓曹自當選用而
不必別為立法也僧人誦牌事必課役日多少然後可為誦牌
滿六十日者成給其未滿限者置簿若於犬項及他役等處役
之必滿其日數乃可成給且役僧之父母及公私賤與否令詳
悉推閱啓聞逐日朝講臺諫入侍事啓意甚可但宰相之兼帶
經筵者數少此規固不可久行也限近間從一品及六曹判書
皆兼帶知經筵臺諫亦令逐日入侍朝講此乃成宗朝故事
也先是言官以臺諫不參朝講爲未安故命議之領經筵在成宗朝十真常存今則
不多不可逐日入侍只於六衙日入侍奉常寺物膳事當初分
定已行移于各道今不可改也七站館軍事平安道已為永定
黃海道亦令永定而但頃者朝廷議之若永定則似有弊事故
為五年相適之法其後更議則莫若永定之為便故以冒屬甲

士為永定矣因本道金郊察訪狀啓命議禁軍觀射賞格事勸獎之道何間

於文武乎在 中宗朝亦有別為勸獎之時今聞規矩太高必

有方者當之貫革七十步六兩三十步八格不易依先朝例斟

酌施行傳曰 文昭殿庫內以陳素物奉常寺內資寺以陳醬

分給京中饑民及當番軍士何如又傳曰禁軍賞格有前例則

依此賞之居首直赴殿試之次直赴覆試其下賞賜有差仁鏡等回啓曰奉常內資以

陳醬已令分給饑民矣 文昭殿以陳素物亦令下于義盈庫

可用者載會計其不用者則送賑恤廳矣傳曰皆當依議但薦

舉事雖在大典南行官及訓練權知中豈無廉簡可用者乎常時

薦舉不過監司兵使水使而已別為薦舉黃海道館軍軍事議意

雖如此今見館軍等陳訴元驛卒子枝皆閑遊館軍獨為苦役

云元驛卒子枝搜括充役何如仁鏡等回啓曰黃海道館軍軍事

今若永定則終為元驛子故如此陳疏矣 臣等欲以甲士水鐵

匠中實不實分揀改磨鍊為永定者使無後日之弊也薦舉
事 聖教至當傳曰知道○上御夕講○戶曹判書鄭世虎啓曰

京外斗斛不一前年令工曹依法校正分送于京各司及八道
矣今月頒祿之際鈴原君尹鼎之奴率百餘人亂打各家奴子
使不得受去至曰戶曹判書以小斛頒祿自家所受祿則必加
入云臣無狀待罪版圖之長騰於賤隸之口不可覷然在職請
適傳曰見啓意至為駭愕賤隸之人當聽朝廷所為而敢作亂
至舉宰相辱之所當痛治卿豈以此辭避乎勿辭○上御夜對
○江原道原州連日隕霜

戊午開城府北部失火連燒五十五家老女稚兒二名燒死

上命官給蓋草賑恤○下戶曹公事

文陳醬及前年偷所錄素物分給

文昭殿見饑軍事

于政院曰開城府留守啓請移粟戶曹防啓矣開城府乃前朝
故都人物繁盛兩麥成熟前未必救活米一千石移送事言于
該曹

庚申遣承旨問病于領府事洪彥弼曰近來日候溫和意其差
愈頃因收議聞氣候困倦累月不瘳至為憂慮○命遣副應教
金澍于京畿察救荒勤慢○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酉 上親講試儒生通者直赴覆試略以下賜書冊李芑啓
曰凶荒之極非但民饑各司奴婢尤為困極御膳雖減而各司
之供尚不減省下人不堪其苦依中朝例請限今年各給月俸
令自取辦於家何如荅曰當稟 慈殿定之○諫院啓曰武班
雜類因緣下吏冒受偽加驟至貧窮僥倖陞堂上者頗多弊習已
成近來尤甚北道虞候金滌司正崔斯貞皆以出身之人符同
下吏用術濫受以至堂上其用心極為無狀請並改正先罷後
推荅曰金滌崔斯貞推考後改正其加猶未晚也○咸鏡道監
司李名圭馳啓曰旱乾已甚祈雨香祝幣請速下送命送之○
傳于政院曰各司支供減省事遣史官收議領相領府事
壬戌 上御朝晝夕講○傳曰近見日候不無旱微如修溝渠
正阡陌掩骼埋胔等事令禮曹舉施○領中樞府事洪彥弼領
議政尹仁鏡等議本國與中國飲食豐約大懸在 中宗朝朴元
宗入朝見之家自備供不煩官司事建啓請行然我國習俗已
以人情難便冬不得行今雖勉強為之祇增煩擾耳但各司供

給之費令戶曹別加減省為庶官長者亦務簡約蠲除下人之
弊何如傳曰各司支供自家取辦事左相啓之然議者皆曰必
不能久行宜令戶曹減省其費依此為之○以沈連源為議政
府右贊成金光準為議政府右叅贊李薇為資憲大夫禮曹判
書特命朴守良為刑曹判書尹思翼為工曹判書安珉為資憲
大夫漢城府判尹特命趙士秀為吏曹叅判李光軾為漢城府
左尹李潔為右尹蔡世英為成均館大司成尹潔為弘文館修
撰○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亥 上御朝晝夕講○右贊成沈連源啓曰小臣資質庸劣
學識淺短處事踈迂六卿之任尚不能堪常懷恐懼弘化重地
何敢冒處且外戚之人當在閑散只令不失其祿可也遽冒重
地寧無物議非所以保全之道也傳曰卿從仕累朝別無物議自
古人器相當則不以外戚為嫌雖居重地若盡其職有何不能
保全之患乎其勿辭三辭不允○傳曰右相病勢危重悶極
悶極左副承旨鄭彥慤私語承傳內侍之色傳命者曰凡病上氣證

最急一刻之間生死難料如卜相等事若不急救後恐無及也俄而傳曰上氣證甚急爾即往見證候仍以予意語之曰今聞危重不勝悶極無乃有所欲言之事乎彥慤奉命問疾來啓曰臣語其傳教之意順朋答曰 聖恩罔極問其欲言之事答曰精神已散此外別無所言矣○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子傳曰近見日候淒涼頗無雨徵若失今秋將何救民祈雨節日雖近文具然其令該曹斯速舉施○上御朝講○傳曰近觀日候旱徵已兆令刑曹漢城府書啓疑獄下書八道亦令審理○傳曰近來災變疊生罔知所措曉諭中外使之陳言○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司諫沈逢源執義李鐸掌令南應雲姜偉獻納李致持平李瑛鄭浚正言韓智源沈守慶啓曰有不可以文字啓之請為面對答曰可 上御思政殿簷下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具壽聃曰近來災變已極人民飢困死亡殆盡顧見朝廷無一事可觀言念及此不勝寒心國事委任而責成者大臣也為大臣者所當體奉 上意然後可謂國家之柱石矣如金安老

者國人皆曰小人而中宗不顧羣議委之威權終至於濁亂朝廷椒房之人呀當裁抑不任高爵而以尹任之麤悍武夫置諸貳公弘化之地及後竊取威柄使朝廷板蕩豈非不幸之大者乎今者主上幼冲國事專委元勳之人而大臣不奉上意反恃其功莫敢誰何生人殺人皆出其手爵人賞人盡任其意臺諫持一國公論者也而欲為其耳目瓜牙國勢將非誠朝廷大憂今之大臣別無差等其中尤甚者左議政李芑也而領右相尹仁鏡贊助其勢專擅威權持身貪汚賄賂盈門若使此人仍置大臣之列則國事日非矣芑之罪誠重而以其元勳之人臣等斟酌其罪只請罷黜矣今者朝廷上下內外遠近無一人不知而莫敢言者以威勢之重也今若下問於政府六曹可知公論之發也慈殿曰近來國運重厄自甲辰年後憂患連生災變疊臻至于今日國事罔措加以元勳病重指鄭順明予方悶極又聞此言尤為驚駭自中宗朝連有朝廷之變國家元氣漸致消鑠常懷憂慮左相事豈如安老之執權乎嘗今主上幼

冲予亦固知事體元勳之人有大功於國家故國事專委大臣
以此入疑其執權也頃在宗社傾危之時其協贊維持之功
豈不大乎雖有無庶恥之事然功過相準若以元勳為非則國
事豈不虛踈乎予意極為未安朝議如此則豈不自真乎壽
聃曰以歷代觀之功臣雖多保全者少矣若能念君之厚待書
思夜度圖報君恩則豈不能保其身乎反恃其功多犯不義不
道之事故得保者鮮矣此人非謂無功也恃功自恣事事皆非
故啓之陳復昌曰壽聃所啓兩司之意也非但兩司一國大小
臣民之意也元勳之人動搖於此時自上必以為驕狹然近
來國事日非威福之柄當在於上豈可一日在於下乎小臣每
於經席以此啓之矣主上即位之初雖曰幼冲今已四年春
秋至此則在中君尚可出治况聖學日就月將乎凡厥庶政
雖欲稟決于慈殿大綱則何事不察於聖衷乎國家之事
一出於上則為大臣者亦可自安而判書以上資憲嘉善芭必
曰某可為之年前物論共為惜鬱而自上劾冲專任大臣故

下人皆知其所失而不敢開口今此入侍者豈無切親乎具書冊

之五寸姪韓智源常時雖欲使悔悟而當使權一出於上則

輒發怒色崔輔漢乃其五寸姪而同成大功之人也輔漢豈欲

使芑為非乎生時已時諷責其無廉恥之失則芑及惡之人

皆曰輔漢若在必生大事謂芑中芑常曰弘文館不宜駁臺諫

之失臺諫不宜論大臣之事公然倡之若使侍從臺諫不敢有

言則更誰有言事者乎芑之處已行事類皆如此無一事可觀

頃者面對芑之啓請加罪則不為非矣三兇籍沒事丁酉年已

有其議權撥李彥迪罪當萬死所啓宜矣然女后垂簾之前雖

或留難若傳教之言稍近於理不至於違悖則臣子所當感泣

而出芑於此時強辨不已輒生不平之色在大臣之道敢為要

君若束縛而馳驟然此漸可畏臣等雖在外其時入侍之人亦

非一二豈不得聞之乎至於出外尚蓄不平之心而言之曰當

指兩司長官使啓之此言播於外間至於儒生莫不驚駭皆曰

然則兩司長官欲使之如奴乎以芑此心推之有何所忌乎以

此武班文蔭及文士之無廉耻者盈門雜沓於芑亦豈安全之道乎自上若欲保全功臣則宜當損抑使之無權然後國事安而身亦便矣物情之未便非一朝一夕而勢有所難不即啟之近來威勢既熾今而不防若至於極處然後論之則自上待功臣之道必不能不薄其身亦必不安矣須及此時使之裁抑上下兩全矣自上若以為臺諫年少之人妄料而輕啟則請於物情見之慈殿曰方今主上幼冲專倚大臣故必欲力為國事而多傷事體矣然公論既發則識理大臣豈不回心乎上下知之處置得宜則善矣主上即位未久若罪元勳大臣則國事恐致多傷也其所失誤自上不能知也雖或有不知事體之事然若罪之則似失待功臣之道至為重難復昌又曰上教至當臣等亦豈不計乎領相尹仁右相順皆為國盡誠乙巳之事亦能詳悉處之但牽於芑與之無異亦不得辭其責矣芑之處身貪污之事啟之可羞不可一二至使僉使萬戶軍官之類政曹亦不得擅差邊事若出其能操弓者有樂人共三

公之中左相之請人不敢不從奉行恐後賤人得罪必曰當歸
某相之家公然倡言少無憚諱若此則其身亦豈安乎今者天
變如此飢荒已極民皆坐而待死 聖上減損自奉軫恤飢民
誠近古所無而為大臣者居廟堂之上少不體奉 上意臣等
濫蒙天恩不勝憤鬱之情分死而啓之伏願自 上反覆計之
慈殿答曰臺諫為國家不顧身死而啓之至為可嘉此人若聞
自上已知其所失臺諫已發於公論則豈無自悔自責之理乎
更見而處之沈逢源曰李芑功則有之而恃功自恣諱無誰何
使一國威權盡歸於己爵人罪人任意啓達惟其所欲頃者面
對啓請加罪之時言不遜順多發忿厲之色有若脅逼然大小
所聞莫不駭愕自擅威權人有議已者使不得言故雖在家言
之亦不得顯發於口一國之人但知有芑不知有 上今則威
勢已極請速損抑不然則國家危亡亦不可知公論之激已久
而難於啓達者蓋以啓達則大禍必至故各自愛身迄不敢啓
自 上亦已洞照如欲保全功臣當預圖之若至於極則雖欲

制之不亦難乎臺諫豈偶然計而啓之乎請快斷速罷其職以
示譴責之意領相右相牽於此人亦多所失若罷李芑則朝廷
公論行而凡事好矣南應雲曰近來三公皆國家有功之人而
恃功驕恣只務利己不計國事其中尤甚者左議政李芑也所
行無一可觀他事今已盡啓請以鄙陋之事啓之大臣不可兼
小各司提調而芑則貪利無之猶可辭避而亦不為之司圃署
芑無提調非務煩之地而啓請加出丘史公然倍徵其俸赴京通事自
有輪次而不次者納賂則折簡以請至於僉使萬戶軍官雖不
能操弓者如捧芑簡則輒得差送田土曾有立案者尚皆得勢
欲奪劫懦守令曲從無違其所行無狀已極於此自 上不從
臣等之啓者必慮其不能保全功臣也然速罷其職乃所以保
全之道也若以為改過而不罪以至極焉然後罪之則國體恐
致益傷也近來天變疊見民多飢死為大臣者當夙夜憂懼以
體 聖上畏天勤民而芑竊位三公不能燮理豈不如此乎至
於功臣田事如婦婦之窮不能祭祀者則已矣食祿之人不必

受也。芑逼於自己之事而亦以為不當減也。其貪濁之狀類皆如此。請速罷之。如此然後災變可弭。待功臣之道亦得矣。慈殿曰：災變皆獨由於大臣乎？在上者不賢之故也。今年若又不登則國家將不能維持其悶可極。左相以有功之人欲盡力於國事故近於專權。其於事體不當之事不可知其有無也。若受賂無廉耻之事非獨左相舉時俗莫不皆然。今以不能剛明之失致人非議則當矣。但以如此之事遽罷功重之人則其於待功臣豈不薄乎？於事體豈不傷乎？朝廷公論必不泯也。如其不泯則豈不悔俊而自保乎？上下共知而善處則必自操心矣。罷之之事至為重難。應雲又曰：臣今所啓皆其輕事也。凡事終行無忌使人不敢開口。若聞任言責者有議則必含憤嫉。此實危亡之漸也。慈殿曰：一時待人雖或不恭豈不知悔乎？聞人直言雖或生怒豈至於懷中毒之心乎？應雲又曰：安老之時猶畏公論。今則言路已塞。此乃危亡之漸也。自 上恐薄於待功臣之道然罷之於今時乃所以厚待功臣。若至於罪大惡極然後治之則反至

於薄矣所犯極重而以罷啓之者亦計其功過而然也燮理之
地處非其人災變豈不如此乎必罷此人然後災變可弭矣姜
偉曰今者大臣功則重矣罪亦不無其中尤甚者李芑也至於
奴僕亦恃勢焰到處作威不可以有功而不論其罪也徒以元
勲為不可動搖則是亦偏言也不得已罷之然後物情快矣請
速快從領相右相牽於此人亦多所失李芑不可不罷 慈殿
曰元勲之人罪關國家勢不得已則自古或有不能保之之時
矣只以不能剛明之故欲盡力於國事而間有所失以此罷之
至為未安李鐸曰芑之假專威福恣行無忌之狀固有紀極不
可盡啓臣請將物議而啓之夫人之可畏者公論公論不但在
於朝廷草野里巷之間雖一介寒生懷慷慨發言是亦公論也
近觀物情皆以為左相功則重矣 至上幼冲委任國務為李
芑者所當鞠躬盡瘁所行之事一出於正使四方瞻仰而顧其
所行無非私欲雖有欲言之人畏其威勢杜口不發扼腕而
長太息者以矣扶持元氣使國脉長遠者公論也公論無

阨壅闕然後人心快而有懷必陳如此然後治道和平而天地之氣亦順矣今之人心畏縮者皆惴於芑之威勢也大抵賢者豈云易得哉今之入侍者如小臣輩亦豈不畏其身乎各有自危之心故雖欲言之亦不肯言使一時人心至於如此則治道豈不非乎兩司之啓只為社稷而已萬無欲動元勳之意若威權益盛國勢既危則自上處置亦豈不難乎當此之時快從公論速命罷之則公論咸快而芑亦自保永被聖德矣芑之所失左右已盡啓之臣則以草野間物情而啓之願速快從慈殿曰公論壅闕而不行之事至為寒心然左相欲盡力於國事既為執權大臣而拘於物欲致有失誤非欲其誤國事也與國同休戚之臣豈有此心乎彼聞上下共知所失而欲其自改之意則豈無悔悛之念乎若大關於國家之事則已矣以一時錯料之失罷大臣重難反覆計之深為未安恐不得從之李致曰今之大臣皆同而其中李芑為尤甚至如用人之際雖如然奉事僉使萬戶新授之官皆不使銓曹差之必聽其言

而擬除凡六曹公事必使稟已而施之六曹雖欲為某公事恐
三公不聽而止之者多云威福在下國勢豈安乎街巷小民只
知有芑不知有國此皆恃功自恣之所致也國家危亡幾何間
乎三公燮理陰陽寅亮天地然後可無災變近來人心不和天
地乖拂水旱之災無歲無之天災時變層見疊出芑之功則誠
重矣以國家比之則其功何足計乎盡心於國事豈獨元勳之人
乎元勳之人所當倚任而今則反無所以倚任之意將至於塞
言路而危國家豈可以元勳而饒之乎聞人之言而有悔者則庶
望其自改芑則雖有言者萬無悔悛之望臣聞其切親之言
則一門之人莫不恐其禍生而延及共為憂慮云當速罷黜然
後遠近聞見咸以為快而其身亦得保全矣罷之而若能闔門
思過則復職何難乎若至於罪極而治之則國脉之傷如人之
飲藥病難差愈而元氣則喪矣領右相所行亦不如大臣而李
芑之事最為駭愕請勿留難快從公論 慈殿曰朝廷之病與
一身之病無異已極而矯之則元氣多傷此言至當然公論若

此則豈無改悔之理乎必自改之不須罷之李致又曰上教
至當然若是可悔之人則豈至此恣行乎若有可悔之路則臣
等豈不斟酌雖在人君地位只係於人心之離合而已况在相
位人心之憤鬱至此則豈以為悔過而不罷乎請速從公論李
瑛曰大臣之中李芑尤甚威福之權皆歸此人人皆恐懼莫敢
開口自 上以為大臣之人不可輕罷而不聽臣等之言則彼必
益恃其功有何忌憚而思改其過乎反謂上下更無誰何矣請
勿留難快從公論 慈殿曰臺諫為國家萬世而啓之予亦嘉
之但此人初雖有失人君失道則失其國大臣失道則不能自
保事之常也豈不自計乎當初以執權大臣幸有失誤耳今則
公論既發自上優待而不罪之意亦豈不自知乎自上非不欲
國家永安矣然人豈無改過之路乎鄭浚曰李芑之恃功驕恣
其在愚夫愚婦莫不知之而畏其威勢不敢開口臣等不忍憤
鬱而共議啓之請速快從公論 慈殿答曰上意已盡言之韓
智源曰芑之罪狀左右皆已盡啓矣其人罪狀固難枚舉大槩

專擅威福恣行無忌自古雖有不世之功恃功而自恣則尚有
誅夷殄醜之事况芑之罪狀何但止此而已乎威權盡出於其
手故人知有芑不知有君其漸將至於危亡迫在朝夕而人皆
緘口結舌無有言者矣若不預圖難免危亡請速罷芑以保功
臣 慈殿曰反覆計之罷大臣非輕故不允沈守慶曰自上
恐待元勳之薄 上意至當芑之功則重矣然功其功而罪其
罪然後賞罰可明但知其有功而不知其有罪不聽臺諫之言
則尤為無忌益肆其惡矣今 主上幼冲委任大臣為大臣者
當恐威權歸於已也事事宜令一出於上而芑則恃其委任只
計其身及家而不顧國事古人云國有重臣權臣夫重臣持一
國之紀綱權臣竊人主之威柄危亡之禍必出於此其可不念
乎請速快從 慈殿曰方今國政專委大臣故欲盡力於國事
而間或有誤也 豈其自恃威福而然乎公論若此憤鬱則豈不
自計保全之道乎公論激發是亦公論之一行也不須罷之使
之自改其過可也守慶又曰自 上雖欲使之自改臺諫論執

終不得請則彼必曰吾功重矣雖臺諫於我何為而益肆無忌
矣不得已罷之然後庶望其改過矣若不罷之則無示責之意
豈自改過乎 慈殿不答左右專數進前壽聃曰國家處事必
有其機一時救弊豈無其時芑之所行無狀中外厭倦人心憤
怨公論鬱抑今者自上若不從公論則國事豈安乎况大臣
有罪不聽臺諫之言而令在其位使之自改則於事體可乎其
功雖重從公論罷之然後彼亦有戒慎之心矣必罪此一人然
後朝廷清肅矣其在芑下之人亦豈無如此者乎若命罷芑則
國家紀綱可立臣等非偶然計而啓之若詢諸朝廷則可知矣
臣等非有他心晝思夜度累日商確今始啓之復昌曰事若偶
然則豈敢請為面對反覆論執乎壽聃曰今者日亦已晚而事
勢不然故垂簾之前強辨至此豈能安心乎 上體之勞亦豈
不計乎 慈殿曰臺諫為國家豈偶然計而設論乎但左相元
性不能剛明以執政大臣或有一時之失誤而如此大功之人
從公論輕罷其職於心實為未便彼之使人 心憤鬱亦非有他

意必以專付國事故不及致察而或有失誤矣拘於人情不能
剛明之事亦必有之矣公論既裁則豈不憂慮思改乎自上善
處則可以保全矣逢源曰此非一時過誤之事恃功驕恣專擅
威福使人不敢開口蓋有年矣今不示責則公論益鬱驕縱益
甚矣復昌曰自上未安之意固宜有之然若從公論則公私
亦可以並行矣芑則功臣而已近來雖至親之人蓋指自上
知其是非故忍情從之與此計其輕重則雖有未安之意豈可
不從乎若從公論則士類懷抱亦可平矣頃者欲論一宰相人
皆驚恠乃曰不治根本而治其枝葉有何益乎公然言之此乃
臣等職分之事故啓之 慈殿不荅

史臣曰李芑兇險譎慝小人之難狀者也人有異已者則不
惟斥之必置諸極罪而後已雖古之小人不足以比之恃一
時之功擅一時之權欺侮 慈聖蒙蔽 幼主律其罪則雖
加顯戮尚有餘辜而蠱惑已甚反為倚重雖言官力爭之言
亦莫之信嗚呼殆哉

史臣曰時具壽聃為大司憲實主是議蓋人心所同然而未
發者也 上雖迫於公議暫許免相何輔於微惡未幾壽聃
為世所殺兇人之無忌憚甚矣

○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等啓曰國家安危係於大臣
大臣不得其人則國事日非而危亡立至近見威福之權專在
大臣賞罰與奪皆出其手為國長慮孰不寒心左議政李芑當
主上幼冲之時以元勲之人處大臣之位所當盡誠竭忠一以
公耳國耳為心圖報上息之不暇而不念負荷之重恃功驕恣
專擅威福肆行貪黷欲得官者趨附於此欲免罪者趨附於此
賄賂輻輳車馬填門勢焰殷殷使人畏懾雖在言責者亦莫敢
開口或有親切規戒之言及於其耳不自悔省反懷憤疾逾久
逾甚略無忌憚一時之人知有李芑而不知有 殿下朝野痛
憤公論激發決不可仍在相位臣等已盡啓達於面對而未蒙
允俞小勝銜望請速命罷以扶國勢答曰不允之意面對時及
覆已盡矣大臣雖有一時失誤之事豈可輕易罷職乎○弘文

館副提學李冀直提學慶渾典翰李世璋應教洪曇副應教金
澍校理鄭惟吉尹玉副校理俞絳宋贊修撰禹錦朴民獻副修
撰南宮忱正字沈銓上劄曰伏以威福之權不可一日在下
失其柄亂亡隨之左議政李芑籍元勳之名竊大臣之位唯務
利己不知有國欺罔聰明脅制百僚生殺與奪盡歸其手威權
日盛國勢日危人皆畏其勢焰側目重足莫敢開口岌岌之勢
迫在朝夕曾議政尹仁鏡右議政鄭順朋唯唯同事贊助其勢將
焉用彼相哉臺諫之啓實由輿憤殺下既已洞照而留時不

斷此治亂興亡之機請速快從公論以安宗社以洩神人之

憤臣等職在論思目覩國事之誤不敢嘿然答曰左議政事當
今自上幼冲凡干國事專委大臣故凡事似為專主其間雖或有
一時失諛之事元勳大臣豈可輕易罷之乎不允○上視膳

于大王大妃殿及王大妃殿○日暈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

流星出角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月暈
兩珥冠履

乙丑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等啓曰左議政李芭恃功
驕恣專擅威福之狀固不可一二枚舉而進言於上上有不
從之事則輒懷不平之心至於垂簾之前遽呈悖慢之辭氣人
有議已者則必欲置之於極罪然後快於其心爵貴人主之大
權而久竊其柄惟意所欲勢焰日盛而橫恣日甚掠人田土奪
人臧獲恐人譏議而欲杜言路臺諫有言則曰下陵上也侍從
有言則曰非其責也使一時持公論者皆緘口結舌而莫敢矯
其非自上莫知其惡而以為元勳而倚重愈固朝廷則洞知
其罪而以為上之所重而不敢叢議為人臣而挾震主之威
稔不饜之欲據大臣之位鉗一時之口則其終置國家於何地
乎今而不罪日月愈久則有尾大難掉之患而竟致噬臍之悔
此非臣等之言實一國臣民之公論也以其罪則雖至竄黜未
為不可而臣等之只以罷職啓之者非偶然計也請勿留難亟
從公論答曰當今國事專倚大臣故似為執權何至此極乎往
者臺諫侍從有過越之弊故如此言之豈敢有他意乎計慮錯

料有所失誤元勳大臣豈可輕易棄之不見○副提學李冀等
上劄曰伏以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相臣之賢否國家之安
危係焉 殿下以幼冲之年承艱虞之際其所倚重者大臣而
已為大臣者所當一心循國以答殊遇之萬一而李芑依藉勳
名竊據相位以萬民具瞻之位為一已行私之地作福作威無
有紀極寧利於身而不恤人言寧快於心而不憚公論使之權歸
於己怨聚於上而人心日離國勢日孤小大承風朝野賔息稍
有語涉於芑則人皆蹙額莫敢出口若此將欲置 宗社於何
地自古有熏天之勢震主之威而竊弄權柄者未有不敗人家
國亡滅其身而後尸焉及其罪不至貫盈而略加譴責是實保
全之道若至於國勢已傾人心已畔則 殿下雖欲罪已以謝
國人得乎其專擅罔上擅弄威福之罪不止於罷職而臺諫酌
中論啓冀悟 聖衷天聽邈然尚阻俞音羣情洶洶莫知所以
今雖有亂亡之勢迫在目前而恐無有為 殿下言之者也豈
不寒心哉善善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知

之而不去不如不知之為愈也臣等竊為殿下痛焉伏願
殿下廓揮乾斷快從公論宗社幸甚國家幸甚谷曰左相在
大臣之位凡國家之事措置之際或有錯料之失豈敢有作福
作威之心乎公論如此則自必改過矣反覆計之罷大臣非輕
故不允○日暈兩珥申時太白見於未地○忠清道癘疫熾發
物故一百四人

丙寅大司憲具壽辨大司諫陳復昌等啓曰人臣事君之道豈
以有功無功而不同乎自古以來或有非功臣而盡心國事者
多或有為功臣而不終臣節者亦多今者李芑之恃功驕恣如
此專擅威福如此則芑之不終臣節可見於此豈可諉以元勳
而牢拒一時之公論乎若以臺諫侍從之言不足為一時之公
論則請廣詢朝廷以快衆情初聞大臣右之計臣等啓辭似為
未安事有大關故敢啓答曰不允三四載之間累失柱石元勳
天災亦如此心實罔極不知所由○副提學李瑩等上劄曰伏
以先儒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

之而不足夫姦臣之禍終至於此極則為國家深憂者可不折
之於早乎臣等伏見芑之專擅威權久矣其驕騫橫恣之罪
則朝野皆知之獨 殿下不知耳幸賴 祖宗默佑芑之情
狀顯發於公論是天所以誘之也奈何遷延顧惜不即斷決使公
論愈激輿情愈鬱也嗚呼 殿下之威權移於芑是所謂太阿
倒持其危甚矣 殿下思其危則方且惕然恐懼之不暇而視
之尋常聽之邈邈是於芑之情狀亦有所未知也 殿下誠以
芑之罪為不如臣等之言則是臣等之言不見信於 殿下也
臣等方論芑罔上之罪安敢復為誣罔之言以欺 殿下哉臣
等非但願 殿下加罪於芑尤願 殿下知芑之情狀也 殿
下聖學緝熙其於聖賢所戒忠邪之辨亦已洞然矣然則芑之
情狀何待臣等之言而知之今臺諫侍從之言反覆如是而留
難至此臣等恐 殿下於忠邪之辨猶有所未盡也若然則芑
雖去而他日之如芑者又安可保其無也此在 殿下當深思
明辨而斷之之機也且 殿下之倚重於芑者以其有功也芑

之專擅自恣亦以有功也然自古擅弄權柄脅制君父者多出於恃功之人故帝王待功臣之道如非其人富貴而不任之殿卜之任芑可謂專矣而芑不以社稷為心幸 殿下勅冲乃肆行宵臆大作威福所為如是而 上教以為元勳不可罪則非臣等之所知也今上自朝廷下至草野皆曰芑若不去 殿下之威權終不可收而人皆結舌望夷之馬復出於今日芑之非豈一時失誤而已耶芑負此名豈可仍居其位朝廷亦豈容芑而使保其爵祿乎况近來災異連仍正陽之月京師雨雹此君弱臣強之象可不懼哉伏願 殿下念姦臣之禍思國勢之危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不勝幸甚荅曰不允○鄭順朋率上聞訃震悼行素三日別賻有加傳于政院曰近來林百齡崔輔漢相繼早逝今又右相遽亡未知國運將何如也

史臣曰鄭順朋羅織無辜網打名流其斲喪國脉之罪與李芑無異而姦毒則為尤甚其致位三公老死牖下禍淫之天可謂茫茫

○全羅道癘疫熾發物故三百五十九名

丁卯傳于政院曰近看日候旱徵太甚祈雨節次斯速舉施○

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啓曰李芭恃功驕恣專擅威福

之狀臣等為國家累日伏閣反覆論啓而天聽邈然物情愈

鬱不知上意之所在請勿留難快從公論答曰如此留難別

無他意宗社巨功大臣以一身所失不可輕罷不允兩司再

啓曰臣等在耳目之地將一國公論累日伏閣而未能回天此

由臣等之無狀也為言官而不得其言不可在職敢辭○兩司

承召而至傳曰自古非關國家之事則不為輕罷大臣左相雖

曰恃功專擅自恣此乃一時錯料之失豈不計宗社莫大之

功遽即罷之反覆思之罷職過重不允勿辭就職兩司啓曰臣

等極陳李芭恃功專擅之狀請罷其職而不允請詢朝廷而不

允此臣等為國之誠有在所未盡而然也決不可就職○兩司承

命而至傳曰左相事若快從之事則論執至此而不允乎不從

之意反覆言之已盡勿辭就職兩司啓曰臣等不可就職之意

已盡啓之○副提學李寅等上劄曰伏以李芑專擅自恣之狀
臣等陳啓至此而 殿下尚諉以錯料失誤視之尋常不以為
駭是 殿下徒知芑曾有功於國家而不念將不利於 宗社
也芑之麤鄙貪饕賣官鬻獄專事於貨賄等事此特芑一身之
過固不足論也芑性本傾險喜於賊人言之涉已者則必猜而
陷之時論之為國者則必惡而抑之 殿下之心欲一時人心
和平而芑必威而制之使之皆懷疑懼焉 殿下之心欲一國
刑法公正而芑必私而舞之使之多抱冤悶焉人心既皆疑懼
又多冤悶而欲享天心求為國福不亦難乎方今災恠層疊饑
疫并極國將不得以為國有識之士莫不吞聲躑躅撫膺長吁
仰天而已未知 殿下將何以答天心乎固宜俯詢輿情一從
公議庶去腹心之賊以應神祇之譴而徒泥於區區之思不念
夫 宗社大計累日陳列 天聽猶邈使疑懼之人心益為岌
岌而不釋臣等竊恐人心終不得和天意終不可回而後日之
憂將不可勝言伏願 殿下亟回乾斷快從公論以謝一國以

答天心答曰當論一身之過何以未現之事謂元勳大臣將不利於宗社乎在大臣之位委任一時之政事故措決之際雖有誤錯之事豈懷異心哉盡心國事之大臣如此論之則他日於國事不無懷疑之漸此實過越之論予意人心如是不和故天變層疊也予雖幼冲豈不念宗社之計而徒念其有功乎反覆思之罷大臣非輕故不允○弘文館再劄曰伏以臣等伏覩上教以芑為盡心於國事是殿下於芑之情狀猶有所未盡洞照而以臣等之言為不實也芑果一心徇國無專擅之事則公論之激發何從而起乎作威作福使之權歸於已怨歸於上人心日懼國勢日孤而人皆習息莫敢開口此豈宗社之利乎徒知利己不知有國使貪風漸長公道益喪此豈盡心國事之大臣乎如此無狀之人竊據相位恣行宵臆無所忌憚此人心之所以憤鬱而不和也罪一權臣人皆勸懲以此而致他日懷疑之漸臣等之所未知也臣等俱以無似忝在論思使殿下為堯舜之君國有盤石之安此臣等之至願也豈敢為過